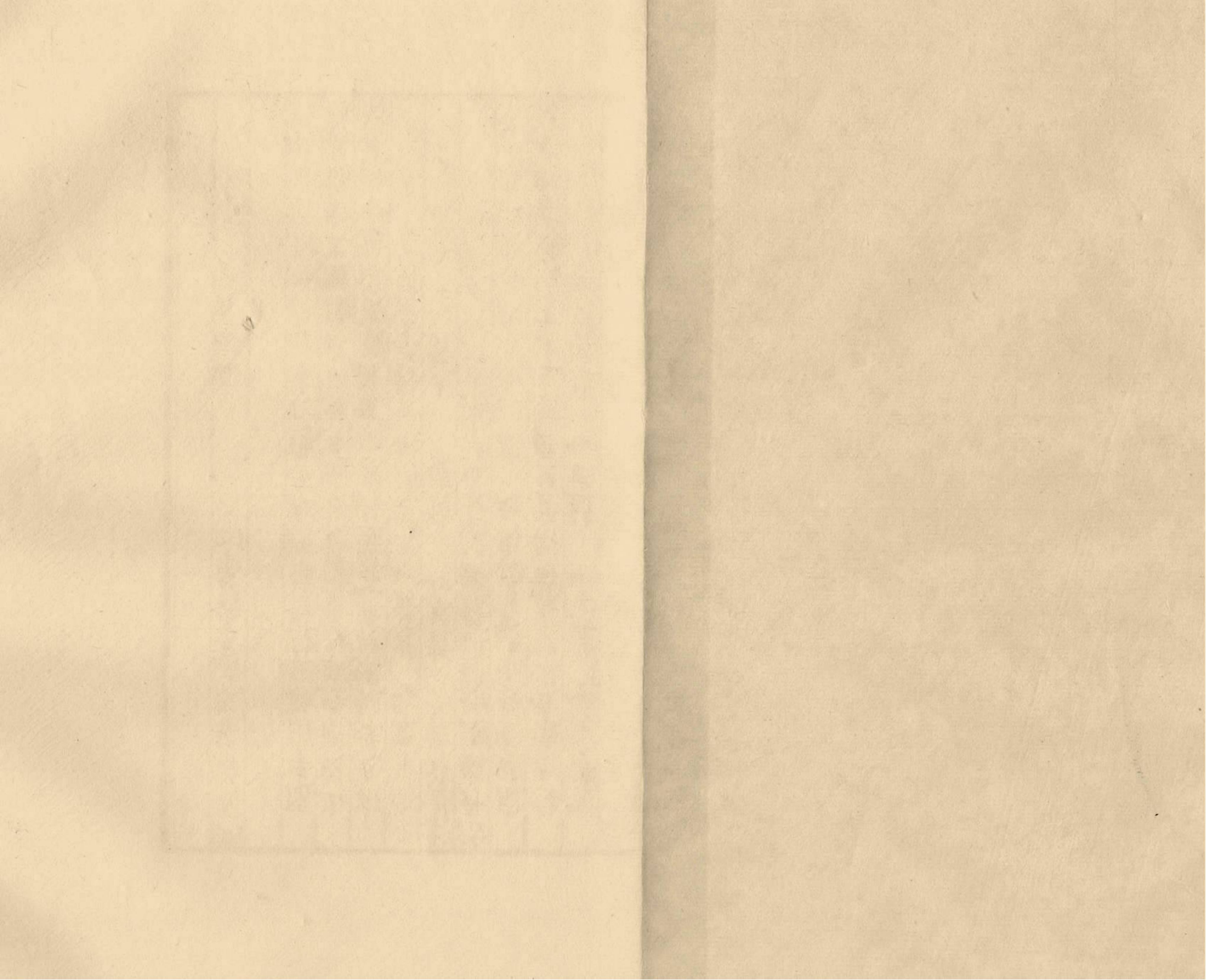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十一



文苑英華

六百七十一  
卷之四

省下  
幕職  
刑法  
贈答

節度  
刺史附  
州縣  
諫諍  
文章

卷下

書五

上張僕射書一首

答韓侍郎書一首

上河陽李尚書書一首

上鹽鐵裴侍郎書一首

與韋貞外書一首

上禮部裴侍郎書一首

復崔尚書書一首

節度上刺史附

與路鄜州書一首

與江州鄭使君書一首

寄徐泗張大夫書一首

答盧大夫書一首

上張僕射書建封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  
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

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  
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一作  
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  
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  
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  
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  
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  
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  
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蜀本有受蜀本有教而不好臣其所蜀本有  
有以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  
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  
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能集無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



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

集作此言進又作言此言

愈蒙幸於執

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待集作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也如此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也集無也字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己

集本疊知已二字

則未也伏惟哀察其所不足矜

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荅韓侍郎書

李翱

還示

集有云字

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

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

爲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

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

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足以察人爲累耳苟

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惠集作慧辯

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爲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甚

信其後卒享盛名爲賢士者故陸欽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

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

以材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

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  
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  
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去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  
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栖栖惶惶奔走耻辱  
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  
汲孜孜引駕集作薦賢俊如朝飢求殮集作殮如久曠思通如  
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  
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韋簡州  
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飢不  
及求殮集作殮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觀視遷  
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集作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  
此心自古已集作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人肩  
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

續三

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唯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  
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孜孜汲汲無所愛  
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  
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  
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  
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澹當時  
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聞則導集作道之家之貧則恤  
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澹之賢彰然矣某官之知既  
甚矣某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  
賢矣而皆未及陸澹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  
知乃反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  
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未志得而  
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

也如商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皆商婁也如瞽者鮮矣則其墜者商婁也十八字集作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商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鞀而歌焉翺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鎡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南指為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効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況聖主擢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

靖功

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為郡縣命誅雜虜

集作今親

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而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膏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為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牧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前人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牧自泚州

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寃人無處  
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  
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已  
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已至有  
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  
盡恐逃亡今譬於一本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  
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  
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  
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糧直入城投集作使即須破散奔走  
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縷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  
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  
為不法況諸監院多集作是以貨得之恣為姦欺人無語  
路況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  
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  
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  
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  
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寃人有可控告  
姦贓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  
大殘為侍郎之陰德以牧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  
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有集作事自能申  
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  
鑒微集作愚衷不賜罪責牧再拜

與韋貞外書

劉蛻

蛻性甚二字集真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  
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  
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



分不出

集有  
其字

珍實

且專也執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子

二十二

集作  
六

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為俎豆戲其餘卒不離

前之志也執事以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

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

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

集有  
事字車而問于路執事以為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

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

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去所愛而專者有謁執事之餘

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上禮部裴侍郎書

前人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為難乎贊功論

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

引近乎不敬鈞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諧儷相比又畏

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集作  
俗夫臨

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

則固當背隍踏株一作  
馭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

也安能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哉然不得已而言之者亦

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則不

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為施菑種之為穀粟賈於

市釣於江亦以二字集  
作棄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

筆啓譽一作於搢紳家十二三年矣謂此而習之亂而成基

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

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

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集作  
趣四海無強大之親日

行六十里用半歲為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

月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王

侯聽尊媒灼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  
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  
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集作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  
時文一作以平律校群士懷才集作負藝者踴躍至公蛻  
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  
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  
今而復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以  
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黷尊嚴敢忘僇辱  
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復崔尚書書

前人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  
已集作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  
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前簡授僕夫堂上猶遠況千里之

五六

文苑六百七十一

七

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崖谷與高下為  
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集作  
者嘗為齊相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  
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相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  
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  
人閣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  
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為閣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  
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己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  
集作常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集作則欲立殊  
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為身屈  
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以吳諠譁不敢安已矜道也不  
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志道而圖已孰若道勝而已勞  
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

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歟論議  
險直歟儕伍擠毀歟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  
卒吏猶有陷人於急四字集况蛭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  
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  
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為也使蛭一旦為病狂妄人而  
行之俄而自成恠笑不止人之恠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  
嬖媵隨眾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  
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  
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英華作終身殺戮之禍得其人而  
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蛭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  
死集作辱已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曾論議  
險直乎蛭伏以冠衣不完集作高潔趨拜未識威集無此字儀又  
伏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吉之人之見也其  
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蛭再拜

五十五九

文苑六百七十一

節度上刺史附

與路鄜州書

沈亞之

月日沈亞之再拜稽首言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  
別於所知親友集有字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  
亞之對曰適鄜將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  
鄜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仁  
義之道欣欣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  
焉捶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日喜及  
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  
促促而出言不及宣集作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  
乃復聽閣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自某方來  
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華集作善宇飽善味書

之次者又次之其有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  
狂即與偶然之輩僥倖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  
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  
閣下亦有抱其智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  
下而望其推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遺此字無賢  
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為之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  
閣下之門者皆相爭賈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者不曰閣下  
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媿於閣下不唯不媿  
而已亦有憤激於中集作而終怨怒者誠集作恐閣下勞  
費以取無益亞之愚獨為閣下惜伏惟集作閣下稍精接  
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閣下能如此則知言者四字集作則聞之  
皆曰集作閣下不恡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  
冒旌戟之嚴敢言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

五十三

蘇文六十七上

九

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與一作江州鄭使君書

前人

郢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郡守鄭君閣下  
詰之既深安集作得默默已也固折委譴之於章遂用悉  
陳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  
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玉門關戎虜遁避還  
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當理也然喬死於  
讒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剋害一  
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  
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  
逸勞之狀為使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  
之兵連歲不解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  
衣食之給於兩河之間歲尚賑賙輦轂之下執笏常謁請

罷所討者上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窘請得往道集作導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

副又以為古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邯鄲鉅鹿兵各以百騎與俱蓋欲重擊鑿之集作柄也及過平原郡城而有

常山卒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帥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寇款與符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驅騎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縲不帶伏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石稅部獻闕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報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貝魏之間守長皆為艱日具不得食因中病於南集無此字廣武之間歷

五十七

五十七

十一

再旬而謫書降即奔上所委今閣下罪諫大夫以為猶急志體冒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昔者酈生憑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刼而烹之在前代且爾況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而使臣幸命詔銜解羈裂網之恩啓萬死重生之路起曝鰓就鼎之命集作楛彼不思於降復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況親於戰鬪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為信何者重已之不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壁攻平原城城危且急尚不聞有效且使臣居間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孺孺之常恩而投戀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毅容之難治而告訐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卒被堅甲

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魄矣有如  
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倫乎此解析之言誠  
不當為閣下說說亦不能降聽以委達集無書之丁寧者  
蓋欲流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悟耳梗概之錄  
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寄徐泗張大夫書

符載

明公材略橫世氣為以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靜則近鄒  
魯之士講詩導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問休烈  
風動四方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真天子文武大  
臣哉載迂儒不才越尋常間敢以疎鈍切懷風槩如是星  
霜十周天矣緬彼山川遼負蕭條世多械束一作槩未一作  
由造請復欲牽文字試書功德事無端緒殆似行佞懷緘  
浩思殊鬱鬱不快也適值去年秋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

五之五四

文苑六百七十五

十一

來自東狀貌不凡三扣柴荆載意其偉士延坐與語語酣  
中起議及劔術玄嘗以青萍賦公乃發篋篋出閣下寶劔  
銘相示載鑿鑿不明敢懸貨人因覽文以異劔觀劔以奇  
文繇是憑之為聰明依之為肺腸一作腹恣陳蕪穢妄有紀  
述揆拾冠軍之行跡鄭重執事之美一作美茂得為通誠導  
意之因緣也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於身者竊兩  
曜之光明也仕而功烈不被于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况  
乎屬一詞比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叙志意皆游言也豈  
曰文為一昨諷公之製聳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  
固義之分末則存一作見策勳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  
帥諸侯蕩蕃虜拔烽燧於近塞洗腥臊於絕漠黃河九曲  
為大國池沼然後拜閭闔和陰陽炎炎赫赫載動盟府豈  
獨擁旌按甲長于一方而已哉載不量氣力庶慕區區之

分借如智慮缺薄無裨絲髮亦欲如班孟堅之比爲甯軍  
騎刻燕然之石公謂之何哉載今歷然飛書遠聞伏以冠  
軍緣公而德彰小子援公而思勇即託記錄之日輒以葛  
溪劍志爲名屬事相交關謹偕寓獻貴賤不侔禮實異儀  
輕用塵忝臨風震悚閣下或爲麻底若將獻酬張布錦纈  
鋪映麻象命使令問訊江君奔走之僕山中茅舍偶目詳  
憶耳不宣載再拜

荅盧大夫書

前人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野人符載再拜頓首上書于觀  
察使大夫盧公某伏見古人或出以行道或處以向晦皆  
其德不昧其跡不辱者以其立身之本固動靜之分明也  
載顧散細之材無榱桷之用違力妄進祇取顛沛故廬山  
南住有一畝之宅有友生五人切切惻惻更迭鼓琴意者

五十四

五十六百七十一

士

擬立誠潔矩師避地避言之義豈曰嘉隱以干聞達是月  
二十一日賢都水弟叔姪至止伏奉書諭猥加詞飾捧緘  
開讀光曜林壑蘊蓄慚懼若無憑依伏惟大夫天子碩臣  
包甫冠申文武皇皇作藩于唐以河海之廣涵游泳之物  
曲存惠好俯慰顛顛則士君子相顧而言曰以方伯高明  
之尊以野客草茅之賤尚能降損懷抱招納以禮況四方  
多士得不望塵欽義奔走于下風者耶方今江湖上接鯨  
鯢之地皇帝以襟帶軫慮授大夫以安之恭聞旄鉞之至  
也政不煩吏不擾帷幄多賢傑軍旅有叙事黎人熙熙各  
遂生性爰及巖谷亦云逍遙是知凡在府廡孰不幸甚載  
誠宜被荷服躡芒屨拜挹於旌戟之下常以山中氣寒嬰  
內藏之病高風搖落寢欲增劇未申悃款良用震恐候羸  
形支持堪自興運端神肅氣側聽精微之論伏惟少賜鑒

燭以達愚悃幸甚幸甚不宣載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一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二

書六

節度下刺史附

與于襄州集作陽書一首

上與集作張徐州薦薛公達書一首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首 上賈滑州書一首

與京西節度使刑部尚書書一首

與池州李使君書一首 與宣州崔大夫書一首

與浙西盧郎中集作大夫書一首

幕職上

與顧記室書一首

上雍州高長史書一首

節度下刺史附

與于襄州集作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再集無再字奉書

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集作進

四九二

寧

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感感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一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又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抗本不世唐諱一有之才特立集有而字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閤集作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又不聞也愈雖

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怕人閣下將求之也集無也字而未得與

古人有言曰集無曰字請自隗始愈今者唯朝夕芻米僕賃之資

是急是集無是字不過費閣下一朝之宴集作享而足也如曰吾

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

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集作與語之磊落奇偉

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

八首如賜觀覽亦足知其志之所存焉集無焉字愈恐懼再拜

上集作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前人

愈聞士有已未達而達人者大夫意寧實之哉小子誠其

人今言則無故過濡恩惠思以極報之謂也伏惟閣下仁

義風天下任帝室宏寄名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集作導之事

使四方先聲色之娛集作則亦先四方聲色之娛金帛之富車服之制以

從之一無此三字則亦稱顯位雍容暇豫而一作於又何求則可以取

五十七 文苑六百七十二 二 寧

特達不羈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禮俾耀名天下答天子鴻

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抱驚世之偉材發言挺

志夙絕集作拔天秀服仁食義融內光外直剛簡質與世不

常想其升朝廷議凜瑩冰玉隱匿潛姦滅心鏘謀然今尚

幽塞未光弼集作彌縮銛利靜集作靖居河洛惟高公之清風

驅馬千里文以為贄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集作以遇采集作未

甚厚懼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黷視聽不以今之譽言九字

集作黷聽以不令之言故小子忘懼激憤獻此惟公明之夫垂纖餌

溟泉冀吞舟之魚則踈施薄禮天下取特達之士亦艱大

夫其裁之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前人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

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

得能

集作

專制於其境內者唯閤下心事榮榮與俗輩不同

籍固以藏之

集作

於集作 曾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翔到京師

籍於李君朋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

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

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

集作

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

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曾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

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

開口一吐出曾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

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集有於俗輩不當廢

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百萬不盲者何限李

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

集有

於俗輩不當廢

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

集作

能計

五八十一

文苑卷之百七十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

出

蜀本有心

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置

蜀本

於門耶籍

又善於

集作

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集有也字閤下無事

時一致之坐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

如聽

集作

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於藝必專故樂

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

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度幾其復見天地日

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也閤下濟之

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

報也閤下裁之

集無

度之籍慙覲再拜

集無

之字

上賈滑州書

前人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藝蜀本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

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

集作

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

此曰豐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故集作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蜀本發英作唐德元集作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竦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堦遂拜書家僕集作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集作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與京西節度使邢尚書書

前人

月日客有昌黎韓愈者謹再拜上書閣下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

五七四

文苑六百七十一

四

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

文粹

作而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瓜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

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泱泱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一作是者亦蓋有其說云集作有說云蓋亦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集作

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集作士之

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

鑒於已集有也字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

若果能集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蜀本有以字書閣下之功德

矣天下之金石不足蜀本有以字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固布衣

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

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

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集作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

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速去者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集作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

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也懼閣下以衆

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

序其所以來之集有之字意閣下其母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

五十七 文集卷之百七十三 五 五

幸甚集本疊字韓集無字愈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

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闊略

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已偷苟讒諂

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

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

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知之者

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

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小集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

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集作資僕僕之

不死已幸況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

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

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  
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  
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  
出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謬私  
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  
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  
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  
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  
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  
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  
之勤足以為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  
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  
俊達聖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為

五十二

文苑六百七十二

六

五

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  
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  
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  
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為注  
疏集作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字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  
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要得聖人  
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不生終  
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汨一作滑之矣此則不學之  
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  
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集作空有皆可圖畫  
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  
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筭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  
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  
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既參之於上  
古復酌之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  
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  
者之一病僕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  
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  
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  
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  
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  
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既受足下之  
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  
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  
氣俊肖臆間不以惰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陰一作防是  
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牧再拜

五五十六

文苑六一日七十二

七

軍

與宣州崔大夫書

前人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  
之杳天洗注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  
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  
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  
藩鎮之貴土地兵甲及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  
門下後進之士擁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一作兩間多是其人也  
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塹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  
知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  
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詞以取媚也不  
知閣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  
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

莫不願盡心於閤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牧雖不肖則亦  
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  
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  
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為  
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多士之  
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  
勝紀靜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飢而飽伏希  
閤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鐻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  
奉閤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  
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也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  
徒有輸心効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  
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  
五十五

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懵中為之不已矣集作

於其事一有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  
懼某再拜

與浙西盧郎中集作書

前人

牧頓首再拜牧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  
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集作亦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  
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展朋友與游吏事取捨之  
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嚮此時郎中六官一顧而有字憐之  
手携指畫一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牧  
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  
路由漢上負外七官以牧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  
於肺腑集作肝間牧侍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  
悉所懷一俯一仰如父而深者父欲資郎中負外之為階



級遠干尊重欲望收郵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爰集作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為文一十四首編為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為獻無任慙惶然特為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之至牧再拜

幕職上 **此非郡幕**

與顧記室書

徐陵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庸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見陳暄者帽簪釘額紅條布裹頭虜袍通踝胡

五二六

文苑六百七十二

九

年

靴至膝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其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致成隳免此事寃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麟之子麟殞身侯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為又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耶紀文卿公向璉皆為列棘豈況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聖時為故敬常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為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為選職

所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  
冤濫吾昔在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  
生忽此誣謗竟有驚於讒說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主機  
明不能委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  
託父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一作戎機多務所以不敢祈  
冒弟與吾遊眷一作迴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  
有便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殖幽泉無恨  
灰壤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滫濯則殿  
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之  
謬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雖魏一作家丞庶呈秋實緣  
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奉書明長史一作

五十七  
文苑卷一百一十二

長史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與一作  
時消息從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一作  
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攜景光  
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而  
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今嶠當休明之期權  
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貞嘉遁之名一作閭闔洞開不列身  
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一作僕之與隣趨一作  
走之為使一作婆娑塵垢之下蹉跎藩籬之際區區短懷  
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寔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  
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為累至於有文  
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  
愚直任此拙艱一作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  
琴曲唯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入見識誠不幾乎

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  
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  
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揚一作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  
器之因門下三年毛遂之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欲進款  
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或作客不孤或作彈劍  
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  
慤懃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厨開  
銘鼎庭列歌鍾吐亶亶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  
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  
物理蕭公畫策不深一作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  
數粵若啓一作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言  
伏丹地一作揮而心啓一作乃迴天獎立一作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祕  
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藻羣  
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  
桑之禮賁帛翹車行一作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腴  
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  
隣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一作陋之質未改提獎之恩  
已別昔時薑桂早因得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無言受棄  
豈非時亨其會命基一作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  
便當斂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  
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  
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  
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迴一作徬岐路杼軸蓬心搦翰操觚而  
不能自己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下軋  
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而申道汎接之愛或  
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高鑰閫奧使屬睇之目隔愈一作

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仰一作賓以之失位簪  
客以之亡一作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黃鶴之舉企景之客  
不作真龍之遊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  
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  
府中饒敢一作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有徇生之士矣敢薦  
狂斐一作惟君侯擇焉嶠再拜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一首 與京西幕府書一首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一首

與夏縣崔少府書一首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一首 獄中上隋高祖書一首

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一首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覩太階平

何人主刃

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兩嘯風前電轉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迫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北闕據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近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妙造無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雲風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忘廉耻徇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於勢利舉三寸之舌屈辱豪門奉咫尺之書逡巡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

濟時鍾鼎輝其顧盼蓋生籍甚豈知夫四海君子攘袂而

耻之乎五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為也此蓋莊周有言言

所以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稱書不

盡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下官

者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不知塵

形俗狀游水鏡而多慙抱鼓援輦偶雷門而自失而欲刻

鵠飾鳧唐突局餘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度測高深執炬

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一時君

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廷一作不然則秋風明月

西江留獨往之因桂嶠松巖南山有不羣之地矧區區者

而重高明之閩閩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帶地疏

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

金社發公侯之始青臯獨咲望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對

鷓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書拾

遺終榮卧理藩維克振既叅來暮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

沂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曾懷逸氣適文運風霜

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一作煙霞之涯淡莫尋振滄渤以

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辯羣籟

於莊軒懸匏自記一作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

披心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

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言不滿於鄉黨聲不出

於堂閫東海取樂於簞瓢南山畢志於文史冷花佩葉入

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揚子雲之澹泊心

竊慕之嵇叔夜之逍遙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飾小智

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一作心於

將相之門獨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常謂奉琴卮於北

滿詠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一作雲英臨江湖而採煙

液生願畢矣而屬鸞鳥尚停逸頻虛不次之階鶴板樹賢累

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一顧之榮辱公

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才名猶

逢絳灌況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海盛於

當時下官覆篲方勤為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

室之賓而晝詠宵吟敢預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

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合羲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

理在必身霸略近發於輿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有榮枯

絕等奉推轂而欣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

惟君侯體之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澗萬尋

無罩月之期露草滋山寸莖有梢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

兼濟才位難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夸俗容貌不足以

動人遑遑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

附雲足而追飈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鱗

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

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死罪去去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見文集本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

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

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

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

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

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

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

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

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  
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  
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  
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  
何如哉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

李嶠

月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致書於崔錄事司馬錄  
公一作事執事嶠聞彩異彰施不足以遇離朱之目聲殊操  
暢未可以接延陵之耳況乎玄黃莫主宮徵舛節將何以  
移於好事藉賞知音者乎伏惟公等思侔天假道合神契  
清襟與秋水俱映縹藻共春葩競發風雲感其聲律牆仞  
深其閫奧羽陵緗簡遙開博綜之門洞庭金石近入鏗鏘

之韻固以重規坐右連華史筆深思匠之真筌畢文心之  
能事嶠學術蕪淺才藝寡薄弓冶遺業獨事斯文而衣  
冠後進多慙接武頃以三餘暇景四時風月斗酒娛樂嚶  
鳴感召春還江北時興楚客之謠木落淮南乍動潘生之  
思有同狂簡無近雅什不意頻降德音猥垂訪逮恭承嘉  
惠揣摩虛寡鑒淄水而慙容遵壽陵而慙步但以螢燭光  
耀尚增輝於暘谷畎澮微流且朝宗於水府敢緣斯義上  
呈如別大夫攄思空擬於登高小子裁章顧羞於調下某  
再拜

與夏縣崔少府書

前人

安成足下伏聞高義之日久矣緬惟徽範虔想德音山川  
闊被風月勞心何嘗不煎九迴苦百慮向清風而披襟仰  
高門而企躅然執事者庸詎知哉蓋理或冥符雖違必契



物有彙感雖遠必臻龍虎鬱風雲魚龍一作歸林壑同聲

相應孔父精微之書同翼共飛馬生通博之史僕竊不遜

仰希古人以為天下襟期一作帶四海兄弟款平生於千載

感氣義一作意氣於一言道或乖膠漆不能同其異志苟合楚

越無以異其同萬里比鄰寧須羣聚而會百年叶契何必

偃伏而遊昔者鍾君西入邀蔣生為臭味延陵北遊款國

僑為舊識斯並未言而信不介而親芬若椒蘭婉同琴瑟

何哉誠相期之有素也若下官者落拓無繫支離少合何

嘗効一藝於友朋關一作開一竒於卿相形淪散冗名弃草

澤通人未曾接賞談士不以挂言行為謂累動成嗤鄙然

敢獻區區之心者徒以螢燭之光不逮日月而稟照之理

同涓滴之水無覬江河而體潤之原一也故輒布之於左

右以為魏蜀兩俊可復生於今吳鄭兩賢不獨美於古此

褊心所度足下豈有意耶且僕智不効於一官謀不周於

千慮德慙季路訴甚伯寮畏此簡書就茲文墨首路之日

馳情下風不謂鷺雀聯翩鴻鵠已遠形留神往室邇人遐

孤此宿心延佇何極然喜遇賢季得抒幽襟直置心許居

然目擊竊以通家自任更將覩奧為歡聊下拂塵之榻便

登勒銘之座芝蘭在室久久逾芳花萼連枝鞞鞞交映徒

觀其室居閑曠庭草蕪沒高窻納景密樹栖煙筵有丘中

之琴案多濠上之帙環情落落無事草玄虛館陰陰自然

純白此微吏之遺賞高人之遠致也加復披玩華藻終朝

忘倦珠明玉潤雲蔚霞舒符彩相燭稀聲間起彫逾繪素

采奪華蟲之飾韻動旋宮響入飛龍之奏三月忘味疇足

為多一朝投筆於是乎在想望光景若覩清顏下官才不

逮人學非通敏徒以聞長者之餘論忝好事之末流有時

感激斐然牽課但短綆之才嗟於不及挈瓶之智患在屢  
空頃者關塞羈遊風塵旅泊抒情歌事略有短篇未足追  
踵詞人亦以言其所志竊不自外思簡知音所冀南郢之  
聲時參委巷東里之潤或被庸章則駑駘獲薦於九方腹  
背可儔於六翮矣仍恐豚肩禱薄未足享盈車之報牒餌  
非香不能致吞舟之獲耳僕事已清白尋就西轅仰承背  
夏涉秋方期戾止契闊未一作未會我勞如何勉敬風猷時  
斯景行李某諮一作白

此篇六百八十七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

傳緯

夫人君

陳書作君人

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

南史作黔黎

省嗜慾遠

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

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

宦豎弄權見

陳書作作惡

忠直若仇讎視黎民

南史作百姓

如草芥

宮女

陳書作後宮

曳綺繡厩馬餘菽粟百姓離散

南史作庶民

北轉

陳書作

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

南史作人

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後主怒賜死

獄中上隋高祖書

于仲文

見隋書本傳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  
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重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  
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  
赴闕廷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兗寇  
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  
護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

州賊席此尉迴將也英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  
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  
先在幽州惣馭燕趙南隣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  
罪戾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隣式遏蠻陬鎮綏蜀  
道臣兄覲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諒  
謙竊據二江叛渙三蜀臣第三叔義受服廟廷恭行天討  
自外父叔兄弟皆當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  
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  
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燃枯骨還肉不勝區  
區之至謹冒死以聞

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

李嶠

月日涇州安定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上書明公足下側  
聞幽明三光止水洞窮神之察雷電六爻連山繹噬膚之

象是以金祗獻序肅帝典於秋霜瑞節宣風播皇華於春

澤鷄鳩司讞黃涉疑作俟清問之仁神解推姦素簡飛惠

文之筆賓舜門而佇穆指軒郊而靜害分聽之寄其在茲

乎伏惟某公孤官授社昴臣疏宗登雅譽於祥鳧照禎蔽

於瑞鵲青衣西指標玉壘之英詞紫蓋南浮燮金陵之間

氣若乃地華承懿天才嗣武連十珥於中陽疊雙都於上

國遺編默覽粹識表於神聰化池昭業精藝隣於聖道仙

查泊宿懸河通博望之津天口飛鉗鬼谷禪縱橫之術文

用足矣學而優矣然後銅章底務絃佩維襟泱泱大風汎

游歌而成韻巖巖崇岫應密琴而度曲誠招異感春狎仁

童德憚靈遊夜呼神女屬二星齊驚八俊駢驅議馬良規

茲承不寃之裔誅狼俊槩是寄埋輪之遇者繡衣貳日

錦傳詢風下璿樞而稟渙劑玉關而致職宰鮮東夏舊辨

淄澠道鼠西源近分涇渭鎬池十朱端衡制其輕重清河  
二天直繩其枉紊故使晨雞輟唱於酸吻夜鵲緘謠於  
苦哀寘棘剡束薪之苛食苗愜甘荼之戮矣嶠西垂之賤  
吏耳技非專業未始存於劔書迹惟太簡居然弊於刀筆  
頃以亨衢觀物窮路迷方自谷罕求聲之資挺險無擇陰  
之暇是用沿流委逝遇抵而止乘日愒景扞陰斯期作庇  
而涸鱗不懸於枯肆更想江湖哀羽未摧於墜繳緬窺雲  
漢退求鄙尚旋顧微軀雖質異鳳毛飾慙豹鞞然嗣徽良  
冶搃道聖衢至於組織身文筌蹄意象照神交於千載得  
奧旨於三復貞筠範操枯羽以銘丹秀蕤敷簡塞菁華  
而抒素砭礪希剡鉛之効巾緹庶沾玉之資豈期事以命  
途跡隨冗擯沉泣與涇泥共滓悲歌將隴泉俱咽彩叨靈  
鑒觖三獻而孤憤影昧天機懷九方而累悒顧以為探幽

五十七

八

全

詣極玄宰之貞分閱祕甄微知音之妙賞且夫清英倬雲  
出於煨燼之末光華孕日生自泥沙之下是知賤有可尊  
明眸不忽陋而或寶清耳無遺明公銜綍帝庭影纓天闕  
片言之賞飛闕言於日署尺一之奏抗陳德於星階伏冀  
晰鑿蘭苗綴思茅茹俾夫集螢收曜攀若華而繫疑作景射射  
堙流泝扶津而飲液野籟叶編鍾之韻甘藜味和鼎之滋  
則樹李其緘反拋知執昔鯤濱據地抗嘉言於直指龍門  
蹈閫激遠好於司隸兩賓不嫌於黷進二主無忤於歡接  
並雕芳憲序灼美清流然則古之望今亦猶今之視昔矣  
投翰魄沮授簡心馳不宣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刑法部下

諫刑書二首

申宗人冤獄書一首

救李邕書一首

諫刑書二首 武后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臣  
本蜀之匹夫官不望達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昇在麟  
臺之間集作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  
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莫大焉況在明聖  
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之始願  
也不勝愚惑輒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  
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  
權智也疆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

書一

劉仁

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凡集作  
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之失  
者也伏觀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  
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  
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  
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  
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  
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  
茲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  
勸于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  
窮捕考劾枝蔓集作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姦人  
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有數  
矣于時朝廷惶惶莫有固志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

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  
獲泰謂生再造臣愚集作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  
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  
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  
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  
之意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  
戎寇邊兵革相圖集作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  
蜀之西馳騖遼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  
凶年流離飢殍集作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  
寧北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  
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構禍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  
不動豈非天下蒸庶戢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  
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

欲察察為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  
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  
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為非  
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  
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  
又屈法容之傍訐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惡之黨決意相  
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  
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  
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之然也臣不敢  
以遠古言之請借隋而況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  
平煬帝不恭窮毒威武馱居皇極自惣元戎以百萬之師  
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  
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鬪

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  
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  
爲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  
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  
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矣於  
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  
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  
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及隸作秦漢魏晉理  
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  
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  
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  
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  
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

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  
之豈能無濫也冤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羣生癘疫  
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焉而生矣  
頃來亢陽僛候密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  
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一有下人也儻旱遂過春廢於  
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  
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陛下柰何以堂堂之聖猶務疆霸之威哉愚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  
招禍而法有起茲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  
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  
詐惑亂京師致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  
萬數當此之時劉氏宗廟幾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

上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一作安耳  
臣每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爲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  
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  
遇臣不敢以微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  
在恤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誠惶誠恐死  
罪死罪

二

承務郎守右衛曹參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  
昔者聖人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臣  
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惑  
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旣遇非常之主何不

五百三十四

文苑不百七十四

四

仕

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捨  
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集神化光明雖  
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竭節以効愚忠臣  
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貴仁賤刑刑措  
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爲理者也故周有天下  
八百餘歲而唯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文景  
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者刑者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  
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聖聖  
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爲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  
務順天下務順集作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唯天爲  
大唯堯則之又曰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然則爲人父母故當貴於德養不  
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



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符尊名顯號有三皇之冊明堂神一作構萬象宣一作威風雨順

時百穀昌熟可謂足為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腹以望太平之政矣陛下為天地父母固將務德以

順養之登于大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理猶屈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

宜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罪明

魏真宰有功一有又字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僚慶悅皆荷集作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陛下務

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羣刑死囚張楚金郭正一弓彭祖王令其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朽骨更肉

萬死再生天地人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集無此八月已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即氣晴又

九月十八日明堂享會慶雲抱日五彩紛郁龍章竟天萬品咸觀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等死初

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佳集作喜氣也臣伏考之洪範驗之六

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罪則舒

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嘉集作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不可以承喜氣今又陰雨臣恐

過在獄官況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官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況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繫獄囚徒多極

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  
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咸服人  
知政刑以清太平之階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  
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為德  
況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后者矣夫獄吏不可信多弄國  
權自古敗之聖王所誠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故不可  
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賤臣  
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輒投諫匭昧死上聞

申宗人冤獄書

武后

前人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必集作死而集有為國諫臣者必死  
然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  
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直諫特見優容  
今陛下不集作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固

臣精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有  
至聖之德左右無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內外擁隔臣  
竊懼之恐後代或以為聖朝無至忠之臣故臣敢冒萬死  
越職上奏伏乞天恩寬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  
下無枉臣昔舜誅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  
周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皆為國討  
賊為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況奉君命而執法者乎  
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  
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  
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  
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疆禦唯法是守唯惡是讎  
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  
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効

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為鳳閣舍人者豈不以表其  
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  
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二也今乃遭誣罔之  
罪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幽窮詔獄  
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  
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為  
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辜負聖主憂及慈  
親誠足痛恨臣比者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  
冒集作進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就列  
雷同眾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  
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古人云盜憎主人被棄誅者不能  
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道  
親黨陰結同惡相從假使為脯肉為菹醢集作假使肝為  
脯肉為菹醢

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者集作未足以快其心況蒙

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切齒怨讟何窮臣竊恐今日之辜

也已集作是讎怨者相結構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之照鑒

集作降照哉儻萬一讎誣濫罪使凶囂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為

賊報讎豈不枉苦夫孤直者眾邪之所憎至公者羣惡之

所疾寡不敵眾孤不勝羣共集作作構誣成罪聖不能救自

古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吳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

國既疆吳起蒙戮商鞅事秦專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

霸商鞅極刑晁錯事漢諸侯威疆七國驕侈集作將陵王室

錯削弱其勢以尊漢景帝不悟惑姦臣之說遂族滅晁氏

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滅為讎者所快

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為之痛傷耶臣

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仁

慈矜憐憫察且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為  
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者不責小疵有大忠者不  
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寬仁  
超於漢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為陛下深責哉伏願  
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其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  
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親  
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忠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之茂  
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蓋如一螻  
蟻耳亦何足可稱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任集作  
使而不以赤誠取信今乃負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聖主  
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汙明法為後代所悲臣知其忠豈  
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忠苟有僥  
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怖魂魄飛揚

救李邕書

見六百十  
八卷表門

孔璋

劉仁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五

書九

諫諍上

諫陳後主書一首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一首

諫靈駕入京書一首

諫政理書一首

論時政書一首

諫陳後主書

書奏即日斬之

章華

見陳書本傳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

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

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

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姑蘇臺矣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

已見六百二十三卷 劉洎

諫靈駕入京書

中宗即位初年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

聞明主

舊唐書作王 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

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一作得非常之

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

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代誇厭生樂死者哉實

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

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

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

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

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舊唐書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

在於今一作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耀軍

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唐書有盛矣臣伏見詔書

梓宮將遷坐京師一作西京鑿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

圖廟堂未聞一有字骨鯁之謀一作朝朝廷多一有見字有順從之議

愚臣竊惑此唐書無字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

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唐書

作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

見唐書陳一言願蒙聽聖一作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

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

猶北假胡苑一作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

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

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

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唐書作耗千里運一作贏糧北國丁男十五

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

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饑又被荐飢新唐書作薄河而西無

一作莫非赤地循隴已集作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

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

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

一作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

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

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

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眾

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唐書作戴石驅以就

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飢一作難苦儻

不堪其弊有一一作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六字

將何以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一作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

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

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

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邃一作遠

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

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

千載之雄圖貞一作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

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欲將

將一作欲示聖人之一無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

高懿一作懿範況我巍巍大聖轍帝登皇日月所照一作臨莫不率

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

一有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一作峯

北南一作對對崑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

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

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

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

崑一作子澗據關河之寶以聰一作聖明之主養淳一作純粹之人天下和平

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

唐書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

之小節愚臣暗一作闇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一作諍臣

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一作謀太后平章宰輔使一作協蒼生之

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

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

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

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一作存福

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一作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

願一作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

未時休也一作息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食洛口積天下之粟

國家之寶唐書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

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  
東犯武牢之鎮盜教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一作過之此  
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唐書作料集作惟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  
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  
後事者逸先事後圖一作者失然而一無此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一作也一有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  
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  
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跡朝廷竊感婁敬委輅干其非議圖  
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  
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一作皆唐文粹

諫政理書

武后

垂拱初

前人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百集作

拜獻書闕下

臣子昂西蜀草莽

四

左

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  
書竊少好三皇五帝王霸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  
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于周隋之際馳騁數  
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略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  
過此已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  
之精理于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得信也至殷高  
宗亦延問傳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  
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  
聖化未天天年幸得遊京師觀皇化親逢大聖之詔布于  
天下問于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  
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開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  
慮獨絕今古集作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  
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



冒昧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新唐書作靈乎黔首王政之貴

莫大唐書作先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

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

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

所以作遂一作遂一作則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

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以正天瑞

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唐書作茂遂龜龍麟鳳在郊藪

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姓

昭明叶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

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能和也唐書作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殷政

微喪桀紂昏暴亂于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

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瑤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

之玩傾宮之女至數千人竒伎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

聽讒邪遂為糟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

逢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囚為奴於是陰陽大

乖唐書作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唐書作發疾疫大

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以滅亡此集無此字和之失也逮

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興

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唐書作措十餘年天人之道始和矣

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

萃崩人以唐書作用愁怨疾癘為作故其詩曰昊天不儻降此

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厲唐書作疾不先不後為瘡唐書作瘡為瘵

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茲矣嗚呼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近

五

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  
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自以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  
於是乃鑿御渠一作溝決黃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  
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欣然以為得計將後宮  
綵女數百千人遂汎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  
視天下如脫屣爾其後百姓搔弊災變數興吏人貪暴其  
政日亂陰陽感怒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  
太山方率百萬之師而以事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  
保也天厭暴政人懷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  
已起身死逆唐書手宗廟以隳唐書其故何哉逆天人  
元氣唐書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  
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

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始自非陛  
下合唐書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眇然遠思欲求大  
和於元氣哉此昔者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  
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  
聖之功傳乎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  
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  
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太山盛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  
未建明堂之宮遂朝唐書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  
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  
此盛德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  
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  
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  
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

蟲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代室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末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集作而為政也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集所以為政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朝集作儻事便於今道不遠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與之案周禮月令而建之

五七八

文苑六百七十五

七

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輅駕蒼龍載青旂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于青陽左卜負斧宸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各順十二月之舍無敢有逆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遂躬籍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疲癯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唐書誑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太平之化也天

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繫染盛宗祀天  
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  
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  
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  
興還淳之途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  
以賤臣未得為陛下三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  
久者故臣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  
私恨者恨陛下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  
歲月矣堂宇蕪穢唐書作堂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  
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伏聞天子立太  
學可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  
興焉揖讓罇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  
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

五十八

卷六十七

求之於末豈可得哉況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  
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其  
集作斯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  
必陛下恕臣昏昧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論時政書

睿宗 景雲中

柳澤

頃者一有韋氏險詖新唐書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  
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  
實將莫救賴神祇舊唐書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心不  
休諸本保陛下眷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社一作於已危拯  
新唐書黎庶於將溺今厖眉鮐背歡忻踴躍望聖朝之撫輯  
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  
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危也亡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

理也危者至理也十八字一作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

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一作詩曰罔

一作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爾此字無惟德罔小萬邦

惟慶爾此字無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

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

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唐書作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

天下法明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

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怕令之不一

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政朝戮新唐書作施暮戮而法

不行矣十四字一作雖嚴刑峻政朝戮暮戮而法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

寵祿之過罪之漸新唐書作階也非安之也嬌奢之淫危之本新唐書

書作梯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新唐書作敷求俊哲

六六八 六六八 六六八

新唐書朝夕納諫一作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

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忘誤唐書作忌忤願恕之以直

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

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

之行也有進一作差一作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

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

驕生於貴者傲石碣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于邪

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

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今儲宮

肇建王府初新唐書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

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

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為奢唐書急書曰慎

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

之人任用用字一無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置署拾遺補

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

聞馳騁畋獵令人心諸本無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

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球擊鼓比周伎藝一作或飛鷹奔

犬盤遊藪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

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謀謨一作訓躬勸學業示之以好惡

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

有則福遐祿厚一作福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

明語可誠之矣一作信矣斯頃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

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

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

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吉一作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

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之諸

無之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之諸本無豈非

中宗一作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

慎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一作則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

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狂二唐書

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

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

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怙舞

干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一作于貨色恒于遊畋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

茲三風十愆鄉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  
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  
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有樸素脩業者錫以車唐書  
服以懲諸本其非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  
而墜之臣聞非知之難一作知行之惟難一作難又曰常厥德  
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  
實惟明證先王之訓誠一作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  
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  
輔惟仁二唐書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唐書精  
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  
不復談矣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諫諍下

上封事書一首

論教本書一首

初授拾遺上書一首

論進奉書一首

與人論諫書一首

直諫書一首

上封事書

張九齡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死  
 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見並  
 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  
 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  
 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  
 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  
 遠其應甚速新唐書作通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父之一吏

五百五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六

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  
 元之眾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  
 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唯孝婦  
 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  
 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  
 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  
 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  
 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  
 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  
 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  
 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眩庶所繫  
 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  
 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



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  
郎官出宰百里莫不牙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恠近俗偏  
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  
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  
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  
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  
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  
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  
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  
親人之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  
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  
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唐書有有高第  
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唐書有有善政者亦不

五百八十一

文苑古百七十一

二

振

得入為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  
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集作京職又不得十年盡  
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集作  
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  
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  
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  
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  
於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  
盈千百刀筆之吏辯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  
猾又緣隙而起唐書作緣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  
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  
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  
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

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  
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  
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  
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唐書以格條貴於謹  
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  
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  
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唐書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  
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  
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  
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  
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  
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  
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集作所舉必取入官

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任送者  
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  
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滯濫  
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  
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  
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  
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  
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  
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  
用第一之人及集有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  
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  
則守志而俟集本唐書並作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  
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

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得集作趨多歸於人事其  
小者苟求輒集作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  
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  
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  
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集作焉可不察  
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今所言上刺  
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  
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筭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人  
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  
為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  
睠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不勝塵露禱補之誠

論教本書憲宗

元稹元和四年

某年某月日某官臣稹昧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

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

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臣敢

昧死舊唐書作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

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

則讒入右文粹作親舊唐書作有新唐書作任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

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

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

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文粹作既目不得閱淫艷

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慘舊唐書文粹作操

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舊唐書作縱追

禽戮舊唐書作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

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

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

次考也唯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  
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  
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  
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唐書以格條貴於謹  
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  
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  
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唐書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  
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  
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  
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  
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  
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  
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集作所舉必取入官

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任送者  
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  
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滄濫  
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  
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  
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  
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  
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  
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  
用第一之人及集有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  
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  
則守志而俟集本唐書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  
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

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

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唐書作

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

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

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集作風而翔

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

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

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

教之至也可不為舊唐書文粹作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

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

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

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

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

畜新唐書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

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集本文讒冤死無所自明

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此文粹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

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

以景武昭宣天資集作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

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

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

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

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

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游宴

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

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

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之集無

字

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集作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

文皇之後漸踈賤之用至於母后臨朝翦棄王族二唐書

當中眷二聖厄難舊唐書文粹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

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唐書扶衛之一詞而令

醫集本文粹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

已集作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

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

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耻舊唐書集之夫以匹士之愛其

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

豈天下之元子二唐書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為之

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舊唐書

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徃徃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書侍

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

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舊唐書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

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文粹舜以堯繼堯傳陛下

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

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傳後

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

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

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

內是天下人人舊唐書傾耳注目舊唐書之日也特願陛

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集作

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舊唐書達機務者為之更

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王舊唐書定齒胄講

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

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

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  
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顛顛然日有  
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  
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儻  
集作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  
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  
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  
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進奉書 憲宗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澤文粹之所產  
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以示無外  
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

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作集作貢

生產有常履畝之稅集作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姦

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措

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姦之門大罪

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寶

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

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

筦榷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於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

之用不會何必固立集作內府以開濫關邪伏望陛下罷

內藏歸之公府約進奉之禮集作約別進合古之制徵斂有常財用

無虧絕姦之根源除政之牝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

伏見去集作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人懇責貪吏徃

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

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庭必沒之集作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疲集作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一作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以待時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踈愚放文粹恣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集作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陵尊

五下二

不克不百一十六

九

亮

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盲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快集作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食多集作必生疾集作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則集作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集本文粹並作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



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  
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  
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  
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  
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  
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  
論令一有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  
間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  
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  
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  
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游客處一覩閣下諫  
草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  
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

五十四

文苑六百七十六

十

亮

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  
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  
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牧承集作蒙閣  
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  
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  
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集作以奮起志慮各盡  
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  
復厥初牧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  
妻子而老身命文粹有焉字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  
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  
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  
多某再拜

直諫書

劉允章

救國賤臣前翰林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陛下臣  
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北錯勸削諸侯之地以蒙  
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人  
矣伏一無伏字守忠懷信口不食心則刎頸刳腸向闕庭而死  
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欲以肝腦上汗天庭欲  
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  
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入長策仗蒙不收所以仰天槌背  
放聲大哭殺身則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  
伏見陛下初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  
雷震百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置置昇平之業矣陛下既  
不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一作埋溝  
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途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臣  
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畏  
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徃徃冒死天庭者知陛下覺  
寤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殲疑作鐵人以宰臣為度外之官以御  
史為不速之任寃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謀  
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為耳目以宰相為股肱股肱廢則不  
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  
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謂也也臣恐千秋萬歲  
說陛下不聖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  
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  
雜善惡同羣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則  
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使闕天下食祿之家凡  
有八入臣請為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錢買官  
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虛銜入仕五  
入也改偽為真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功授賞八入

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賄賂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為衣冠矣天下之人盡為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為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為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姦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之國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

無一樂

官有八入而無一成凡有三

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源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我國家作亡命之魁渠為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似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而養兵日為與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亦蕩盡於中原玉帛多亡於道路嶺外仍令節度四面討除蒼生嗷嗷何負陛下今行此討罰以為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於腹心蜂蠆生於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一作如此天下知之陛

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  
之命救萬人之命臣今雖死猶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  
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  
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湏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  
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  
滄海葬江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危臣之願畢矣臣懇辯一作  
不勝痛切感懼之至

三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贈答上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一首

為王僧辯答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答王太尉書一首

與王僧辯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一首

王僧辯答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一首

代陳司空答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一首

裴之橫答書一首 與徐陵薦方圓書一首

答周處士書一首 答諸求官人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

徐陵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  
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  
寶篋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家國殲危遂若當今者也

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頊比於諸王湯  
武方於兒戲三光有乂四海無波靈貺咸臻表裏禔福非  
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而屯亨  
有數剝極為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主誕資上聖光啓  
中興大翦仇讎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凡厥  
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羗虜無厭乘此多  
難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  
行版蕩火政淪亡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卒八王故  
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誰云禍亂昔隆周從播皆憑晉鄭  
之功強漢沾危終假虛牟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  
藐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子頽而為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  
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天  
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三

昆季方可一作爾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  
不羞輕軀哀荷之誠久聞朝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  
宗社無依何所逃責固以提戈負劍卧泣行號言念荆巫  
志雪讎耻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旻德滿天地  
慈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照  
舟車所通候海水而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農炎昊  
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知華夷仰德  
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器  
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故開闢已來未之  
有也至於親隣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遵感彌篤以為  
興亡繼絕事炳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冀圖方欲仰憑神武  
清我寇讎旨喻難違諸懷哽而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  
勒瑞姜璜書名何鼎故以通期管樂宜契風雲戮不世之  
兇渠殲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  
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縮壘將兵周勃之扶  
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非貔非虎之  
卦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在與亡期於  
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  
寧可弘濟孤自淹留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  
黃河白日亟置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  
資大賢定我邦家繫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邪望能喻  
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君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命河  
東王岳等勒率熊羆便相祗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所聞  
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寇上黨  
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  
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群披燕犀者萬隊來自

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隸悉已招携方稟英謨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揆日覘光遲枉還續當使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勲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

此篇英華元編在六百八十二卷邊防門今移于此庶幾贈答相應

為王太尉僧辯答貞陽侯書

前人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嵩仁至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秦為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驚遑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曆明於通誥

二十七

卷之百七十一

三

馬

所以百辟羣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隣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即既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揖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此舟人奉迎麾駕無容進枉齊兵遠於江表仰冀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揚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即威懷容為齊國之患而糧裹之宜更遲動靜祗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遣貞威將軍通直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按陳書徐陵傳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遣陵隨遠僧辯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答書恐非陵作後同

梁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前人

姜常侍曷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孤

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  
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卧泣想望  
休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  
者先皇之慈也丞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於南蕃者後  
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  
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  
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為讎安可  
相期盡如蕭誓耶古者天子六軍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  
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  
稱宸坐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  
允意復云何家國彫荒既乏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  
何乃自起越越苟違隣德凡能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  
豈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

五六六

卷一百七十七

四

梁甲非去背信豈曰渝盟朝野羣雄何所携貳且公天資  
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栢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  
英謨一作謀如有茲回正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  
苗哉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  
篤隣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  
此無多及蕭淵明頓首

與王僧辯書

前人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

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又一本作名當考

頓

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一作伐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  
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  
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  
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  
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擣杓窮竒流災中國王彌



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  
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亡禍亂我皇  
受命中興光宅天下太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  
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啄之臣豐畢將興時挺  
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璜儷袞欽才平階一作  
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  
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  
懸麾羽扇猶對投壺一作囊戎羯咸奔鯨鯢俱剪樓舡萬軸  
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  
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鵠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  
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咸剗腸於軍市青  
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貴  
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闕綠

草於應門間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鄠杜六遷之民  
襁負而歸都壘斯滿鬻脂藏脯遊騎擊鍾故市新城飛甍  
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  
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  
大拯生民自開闢已來故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  
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  
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縮壘將兵周勃之扶強  
漢壤蟲之比黃鵠輟鮒之仰河宗未足去也孤子一作實階一作緣多  
幸叨遵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邳彤彤音異之切長亂心  
曾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釁犯幽  
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一作腹作屠  
殞酷痛柰何無狀柰何唯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栢栽松悠  
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柰何自

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  
恒懷發寢之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  
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飩誰經心眼程糜  
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晨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  
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  
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脩好徵兵彌  
留星瑄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  
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旂而永慟王稽  
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昔人違齊  
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  
卽於浙東並物譽時賢鄉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  
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為過誤珪  
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

多生

史書卷七十七

六

思

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  
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一作差難得而  
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  
何所歎焉但頓伏苦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唯鷲雀躑躅鳴  
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一作魯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  
幽囚無馳一作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搢紳化感煙雲量標海  
岳行糜仲月王政無褻一作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  
訓藜庶投懷今日惟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漢  
一作漢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前人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  
周一作終一作良深慨息昔長平建一作策猶聞蝕昴之徵一作竒  
踈勒効一作忠時一作實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

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一作猶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

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

黃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一作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

圍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故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

於至誠隣睦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一作嗣本朝拜

首陳辭躬誘彌廣一作既而仇讎未殄方一作憑大國之

威宗一作社一作阼危尤一作仰親仁之德僂俛恩寄號醜惟

一作載一作深而勅喻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义社稷無虞

几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蕃一作

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為我此一作據若一作其自有

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一作經忝竊

屢守淮肥門生故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携投赴

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

六十三

雲一作靈一作臺之仗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

豈一作曰循常之恒禮明公固一作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

同功營丘等一作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闥小臣

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

勤一作勞書契已來但一作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

難苟息之忠良以喜慰一作但先一作朝秉玉鏡之符

御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一作沾於萬國

兇人侯景遂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

虛言淮陽一作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

小東全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一作

是軒轅之陣西一作南當扼喉之勢東一作北承撫背之

機首尾交一作侵葦夷俱騁一作而冲人數歲復一作子方

賒德未感於黎蒸一作神威不加於將帥斯等一作怏怏非

少主一有臣安肯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一作

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一作於大同奔與國之隆恩當滔

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有未從忠詐之謀誰其一作相曉

卧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一作若能思其

上策審此英圖一作見引軫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

一則二則唯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携諸舊隸

率一作我賓遊朝服簪一作夕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

赤馬之舟一作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揚鞭

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一作前言將恐

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一作已據咽喉東進彭一作

滄波次指一作披其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柝聞邾方之

交至則揚都蕩蕩一作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一作

豈不追一作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隣之意東門

黃犬固以一作故一作長悲南陽一作河南一作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

非曰大勲一作天助滅我宗祊一作何所逃疊一作今復遣前

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一作十字一作更其往懷想不遠而復無

貽祇一作悔也若英謨有在方興祀一作夏之功明監如

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作在於公一作臨紙崩號不

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王太尉僧辯答貞陽侯書 前人

僧辯頓首頓首白席威卿至奉今日五日誨披函伸紙號

耻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主欽

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

誰且生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姬誦彌昭周旦之誠

誰且生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姬誦彌昭周旦之誠

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郎  
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人竭其力爭求効命輸心嗣主  
以報先帝之恩今荆陝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即東南藩翰  
萬里而遙坐甲治兵艦舳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脩德  
綏民中興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  
不在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  
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責方欲詢于髦  
傑採之輿阜共康時務同贊皇猷一彼車書刷茲讎耻然  
後守其侯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須白事披奉來誨承  
彼送還今琬枝令戚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  
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副茲仄席濟扶匡救若斯言不  
渝更聽後旨便遣鷁舟弘舸奉迎麾旆俱閱來朝意在主  
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圖未蒙朝意一作音鄭拒子忽左史

是之漢背劉襄班書稱允況屬踈於昔彌不敢聞命諒期

通識賜亮此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前人

淵明頓首頓首昔軒轅旣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爲君阻共  
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  
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  
開金繩之寶謀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  
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不屈逆賊  
侯景殲亂本朝釁重聰彌凶逾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  
人靈驅馭熊羆遂剪勅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  
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羌賊憑陵侵蕩荆漢  
乘輿酷辱旣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兆庶  
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禍亂之朝宗子維城本

濟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父孤  
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  
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禮獲  
申等預蕃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一作鞍  
甲之勞庶訓天寵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  
所逃責固以提戎負劔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耻大  
齊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  
侔造化玉羊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禎符惣集若夫中  
原猛士本自無窮沙塞精兵斯何有一作量是以家國之  
富文景所未儔兵馬之強秦漢所未敵但親隣之道既篤  
私風明發之懷彌敦先好以為興亡繼絕聖典通規爰命  
無庸嗣守社一作宗稷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喻難違諸  
懷慙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於

雲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  
漸臺偽帥將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皆橫屍於軍市高庸  
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  
相尋宗社無依奧主宜立夙承所眷尚在冲年王室猶難  
何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黃河  
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禮無失  
敬恭闔境人民俱勞寤寐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  
惠覽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  
宗英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  
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  
勲庸江左氛祲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並在戎行歸附明  
公共剪讎難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艫將臨巢浦若

公為內主方同國子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豈不  
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唯增號哭蕭淵明頓首頓首

代陳司空答書

前人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  
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  
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  
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一作  
夷賊臣侯景內燹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  
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一作哀志清國豐載齊車以誓  
衆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  
纒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  
吞滅崑函即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旻不惠頻降愍凶秦  
氏虎狼肆其虐暴主上幽辱鑿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

馬

文六百七十一

十一

男

服社稷須主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  
表徇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嶽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  
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惟元輔僕以不敏預參末將  
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勦力華夷同獎王室度竭股肱蕩  
刷讎豐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漢朱虛侯興居  
一作地惟蔣邢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軔已次壽春  
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為之主冢宰匡翊寧  
俟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踐祚曾未壯年昭帝君  
臨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  
望分陝之寄測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  
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  
前事不忘可為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唯深  
哽佩陳某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前人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相公始反  
管仲親射其鉤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患頻  
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秩兼常威  
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  
衛相鬱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  
之初身名俱泰政應勤王効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  
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  
之應及孤昔忝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田文  
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  
彼此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  
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鷁刺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不應  
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  
再拜

書十二

文六百七十七

十二

思

裴之橫答書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即彼行  
人遠到京城太尉應有成命但江山夔阻未奉朝廷報辭  
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藉彼隣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  
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啓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  
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旣睽江淮成阻青黎裁封  
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  
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  
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敬送止摺紳之徒此  
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裴之橫白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



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  
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才為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  
逸唯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  
學藝優敏中歲暫遊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胤衣冠  
未絕雅奉閑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  
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一作高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  
盤絕詠一作阿賁賁五履二兩交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  
激貪懲競儻自圓起弟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  
仄陋論一作論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  
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坯而遁  
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為  
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  
以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五十六

文卷百七十七

七

思

答周處士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  
目得肆閑居差一作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  
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雖復考  
盤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  
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真真何勞逸  
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物斯秘  
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  
乎聖朝虛心板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  
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  
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蛭一作蠅之訓所  
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  
嘗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

貞若其鑿坯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糞  
土瓊龍羶臊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  
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  
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遲山阿近信更  
惠芳音如獲誠言謹便使一作聞奏弟風勞比劇不復多  
呈徐君一作名白

答諸求官人書

前人

自古有此字無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曹遂其  
少多一作大小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  
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  
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  
猶關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立天內典謂之為業外  
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

五

文之百七十七

十四

思

馬時發官鬼刻身所望借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  
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  
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  
決言應果若令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  
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  
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立一作命夫人君賓用並  
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世一有豈無運命每有好官輒輒憶羊  
立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攄自此而  
論豈非前業且世喑去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  
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  
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一作永  
聖朝草創爾時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一作干尚  
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一作

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一作權代於錢絹義在存撫綏無

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

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一作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

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

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

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

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一作何可猶作凡人所以稱

屈滯者身已不無才能官官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

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

軍等一作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

一作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一作至丞

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耶僕七十

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

三十九 文六百七十七 十五 思

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訐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

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一作爾餘氣息不能相答通

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一作皆陳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八

書十二

贈答中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一首

重與蕭十書一首

重答李清河書一首

贈韋司業書一首

答蕭十書一首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其人因梁末入北齊

徐陵

息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鏡亟  
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一作鸞言慰相思反增離眷劉  
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  
愁為笑素秋方戒溽暑稍闡體中何如善保元吉藪臺之  
壁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為貴卿託身大國既已積年  
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清官兩宮何乃闊然  
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其徒

五十一

吳茂

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閒但有衰頓賢從君  
政佐佑興基中舍一作書謀殿中

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

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  
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  
簡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  
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款善敬德  
中郎並比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輜軒別當委白君問

重與蕭十書

李愷

再覽來封皆如一面秋熱未解所履如何某拙疾但昧於  
理耳崔子日月漸遠弟故人情多一慟深衷豈易論也委  
曲具悉待彼官到若有商量與申後意彼有人作主人否  
承即欲還豈不能一至此也外郡感別情不易言道路無  
留滯朝廷待士論屈日深佇聞鳴躍勿至斷絕弟多才博

識言成楷模其弃廢之人何能為也言談次可吹噓之合  
不力其公私亦親故之情耳千萬千萬不具李愷語

重答李清河書

蕭穎士

名白臨清傅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既披緘慰慘交集  
幸甚幸甚亡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塋未祔  
將事啓卜指用早秋見託不才俾述銘誌手草行狀遺本  
猶存豈期遠日未臨長夜俄違理追遠之純心受終天之  
永酷幽寘憤歎豈其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之近賚錢二  
萬以濟所欲兄又不以人廢言克申後意則不腆之作刊  
就有期既往之魂瞑目無悔存歿所荷非二公而誰然後  
知燕王無以矜其吊疑作市骨魏妾不獨申其結草矣辭奉日遠  
係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宣名再拜

贈韋司業書

前人

日月穎川男子蕭名敢復書於京兆韋夫子足下嗟乎事  
有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有求之累月而弃之一言此其  
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固見之不厭其成也求之累月  
而棄之一言者固言之未通其蹟也難進為志士之節知  
音實盛名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道不磷於進趣之幾交  
可判於言談之分雅心特達中義不回者能之由是而其  
來也必審於幾其去也必虧於分鳥能擇木木不能擇鳥  
離合是非之迹在主不在客則僕之所以怯乃足下之所  
以難也嗚呼將見不見聞不聞惟難僕所以盤桓顧望且累  
月焉惜知音之至希一絕不再也詠園然不謁幸不怪乎僕  
家業山東非舉選時不至三輔而倏來忽往亦已再三一  
昨遇謝官乃不知門下省與朝堂所在足下試以此等事  
相對豈輕於進退者耶而願託深期積有年矣幼小日曾

竊窺足下所著兩京新記長來追思實爲善作人。所知殷  
晉亟接清言僕幸因之飽於餘論思心諫遲以日爲年頃  
數歲前足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於都省之間昧然一謁  
足下亦頗垂顧接而今得無忘耶豈或念此便謂僕爲輕  
於造詣者也僕往時之舉誠復輕率然自足下則有固求  
而不至者焉足下誠問僕於衡軸諸公必知未有一人言  
僕造其間矣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東京參後迨茲遽承  
足下屢垂訪引又賢弟曾一陪宴席貴壻源子舊所交歡  
豈不欲假延譽於門庭披舊積於心腑耶何曩之不能往也  
如此所謂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矣仰惟足下旁求百  
氏獨步當朝抑揚鑒戒時難與擬自甫登清貫垂二十年  
更事既多閱人不少尚能紆迴雅慮辱在小人懃懃懇懇  
至于數四何其異也今方運偶休命賢才至衆龍門之下

五八  
文六百七十八

三

躍鱗所萃豈復吹噓眄睐之地尚微一蕭茂挺乎雖足下  
惠顧轉深而僕愈自疑也未知足下設何禮以接之竊觀  
今之文人雅操大缺內不能自強於已外有以求譽於時  
遽蔭闡茸人望口氣謂高位必以援登芳聲要以用致而  
當路者既不能人人有許郭之見亦因依左右惑而客一作容  
之由斯而達十倍八九翕翕闐闐而忘返致令待士者不  
能備其禮懷才者無以表其誠混淆委翳良足難也亦知  
足下爰自諸生早去峻拔策名從仕清標有素世所希也而  
時事共然頽風一扇詎知來者有貞循之事得無繫累於  
流俗乎僕褊介自持麤疎浸久平生峻節未嘗屈下恐足  
下尚以爲風塵一士名位不作行言致迂音容便阻則麋  
鹿雖微欲服之轅軛且必異於騏驥矣挺而走險何公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此所謂求之累月而弃之一言也足下

名卿之孫相門自出妙年籍甚寵駕時賢俯仰周旋故已  
在雲霄之上而僕汝穎之間一後生耳不知足下何從而  
見訪耶高命驟臨恠歎無寡竊為重之忽記往年奉詣時  
足下去孫大所言第一進士子則其人不肖誠愧孫公之  
過談足下誤聽然尚恐足下正由此見知苟曰其然則足  
下未知之也嗟夫漢有言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言雖  
大可以喻小若孫考功之於僕可謂知其一矣一作深矣  
可不忘矣然其所未知者乃三四不啻豈一二而已哉慎  
子有言以離朱之明視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視水一尺  
則不能見其淺深何則所賦者異也曩時與孫考功無里  
閉交遊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接躡無情  
之路迴必斷之明懷恩不隔於至公而見遇盡關於薄伎  
則是僕詞策之知己非心期之知己故曰可謂知其一也

丈夫生遇昇平時自為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  
視聽致俗邕熙遺名竹帛尚應優遊道術以名教為己任  
著一家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道也豈直以辭場策試一第  
聲名為知己相期之分耶若由此見知僕不才者幸嘗遇  
賞於孫氏瑣瑣之文何足枉二賢深顧哉足下蘊丘明之  
耻資董狐之良載筆延閣職司圖史誠朝之得人竊為足  
下重之斯未易其任也亦知足下懷獨見之明後來諸生  
固無借其一字然聞此字無受金於呂氏之藏者不可謂之  
秦無人矣僕不意少有此癖心存目想行已十年時命不  
貸所懷莫就而朋從之聞或謬見稱說亦何知足下不緣  
此見訪耶苟曰其然則僕心期之知己未始或移於足下  
矣非曰能爾敢事當仁何者僕私心自料亦已熟矣今朝  
野之際文場至廣拔藻飛聲森然林植必也扣精微於賞

鑒之府稽折中於序述之科如僕料得足下門而入者寡矣僕不敏竊嘗自以爲升足下堂而未入於室但足下未深知耳僕與足下無世業通家之舊屈伸之際僕輒預舒慘焉聲同氣感不知所以然也夫司業古成均之貳學正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敏德謀猷長世者曷嘗不就學校而奔風化耶梁代劉勰芳自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于時物議以爲妙選近高宗朝樂安孫公以宰臣之重再轉此官朝廷素望初不點缺斯尚學尊儒之道也今來擢用此塗稍革必當由憲臺而遷會府典綸誥而掌銓衡一履學官便爲屏棄雖不足以斷賢才通塞之路而常情積習可不謂然乎頃在洛中聞足下初出南宮僕惕然不樂尋知足下載司東觀又翻然以喜王綏有言國寶雖不我知我自知國寶此之謂也夫人生相知亦有運命在

五十七

文系之七十七

子

僕素誠乃命爾足下果惠而訪之豈人事也以足下陵戾青冥漸清恩渥雍容璧沼之觀耀映石渠之府而屈伸小數僕尚預其慘舒况乎淪厭盛時悲涼壯歲宿心有在得不爲先達論乎臨書耿歎不知自己惟足下實深諒之今請以一世浮沉之端一身能否之効從始至末仰訴知音言而不應命之極也僕南遷士族有梁支孫系祖司徒鄴陽忠烈王追蹤二南邁德荆郢有子四十人俾侯錫社入卿出牧且忠且賢終始梁代第三子侍中懿惠侯大同中以信武將軍都督北兗州緣淮南軍遺愛在人詔學士謝蘭撰德政碑文長子山陰公儒術精博世有盛名隋代山陰第十一弟常侍君才標清峻見崔子發齊亂陽玠著談藪亦稱俊爽而有才辯隋開皇中徵爲東宮學士謝病免少子零陵通守以再從姪齊王諮議府君爲後則小人



言三父本則惠侯第十七弟太尉宜豐侯之後太子太保  
梁安公之孫宜豐有忠孝大節見稱梁季迹光五史分載  
南北安公以前代宿德再縮台傳於義寧武德之間同堂  
昆弟百有數十自梁涉唐多著名迹終古蕃盛莫之與比  
貞觀之後群從凋零垂拱以來無復大位越敬王之圖匡  
復也王父實預其謀擯身江海不臣武氏舊業邠岐一朝  
瓦解內弟琅耶王仁簡標列傳贊備昭事迹家君子少丁  
家艱辛苦百罹事繼親長異母弟育孤姪以孝友聞於姻  
族僕生於汝穎幼而苦貧孜孜強學業成冠歲射策甲科  
見稱朝右當此之時爲奮筆飛鸞鳳摘論吐雲煙明主可  
正議而干群公可長揖而見何言日損一日年貶一年蹉  
跎半紀乃朱方一下吏耳興言念此不覺氣之交削從來  
事業復何所用未可爲不知已者論也僕平生屬文格不

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又况區區  
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思哉而時議喧喧輒復見數亦  
嘗標獎思於銓庭振塵虛一作聲於輦下而今拙句尚在人  
口已去再矣復何補於淪棄耶嗟乎以苗侍郎之至公待  
物以僕之直道干時取捨之端理關一試由來賞待亦去  
乎不薄而壯年志氣盡此一行時耶命耶若此之甚也又  
弱志著書放心前史乍窺律令無殊桎梏使終身學此未  
知得時用茲措足寧逃罪戾髮膚不毀豈若是耶唯疾之  
憂胡寧逃罪僕從來官情素自落薄撫躬量力栖心有限  
假使因緣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陪侍從近臣之列以箴規  
諷譎爲事進足以獻替明君退足以潤色鴻業決不能作  
擒奸擿伏以吏能自達耳况乎累土之漸升天無階自經  
窘蹙千端萬緒方欲議一官之資勤歷政之効信茲課最

跂彼京畿不二十年未免斯厄舉足踏坑穽揮手挂網羅  
摧折庭臣之威誼叟卒伍之役捨長用短雖智何爲安得  
一作見一作鼓鍾可樂便將饗爰居以愁也近日見苗侍郎乃云  
以子文章非文章才所及異時大用不繫此得會當再發  
方成一舉嗟夫以文體爲言則爾而一身自卜且又不然  
一作能何者僕向時之試非不工也苗公之言非不知也以  
得便之試逢見知之言詞殫理極卒孤始望自茲以外更  
安可料哉僕有識以來寡於嗜好經術之外略不嬰心幼  
年方小學時受論語尚書雖未能究解精微而依說與今  
不異由是心開意適日誦千有餘言復楚之威不曾  
及體有時疲頓即聊自止息不過臨池水視遊魚耳頃來  
志苦轉不耐煩觀圍碁讀八分書亦憤悶除經史老莊之  
翫所未忘者有碧天秋霽風琴夜彈良朋合坐茶茗間進  
五十三  
文苑六百七十八  
七

評古賢論釋典已又酒性不多涓滴輒醉適情緩飲則樂  
在終席雖體氣薰薰實加困憊而中心醒悟了無惑焉常  
時知故以此見寡三杯之餘則任意縱誕就閑惚或屏風  
間曲肱岸憤怡然自處或經過至廣座稠人之中綺筵四  
匝珍羞盈品爽心翻然有時閣著若乃箏歌亂奏繼以舉  
白博奕擣蒲呼梟爭道優媚艷妓喧雜左右易貌變聲千  
態萬曲即嗒然氣盡無所覺知心識低徊魂動神撓但思  
臨長風一大叫耳雖復郤昭子之驚楚奏夏仲御之逃越  
巫何以加之一行郡邑志尚都沮事與好相背責與悶  
相成寮列不諳悉異之又以爲務恃文詞傲弄當世同  
聲悉疾何地自容可歎息也直性褊中少所容忍於心不  
愜未曾勉強昔常話文章得失論姓氏臧否忤人雅意累  
悔無及友生邵軫深以爲言四五年來絕無此過終朝杜

口不復發端偶然見問則率意便答必不能矯情飾理雷  
同取合而今世風流見異者衆雖三五至交才名久著一  
叅名理俄然楚越而州縣之禮捨義重權小人跨躡便成  
簡倨卑身下氣已自不堪詞色之端更求附會守初心則  
嫌猜頓起將任節則操履全乖丈夫行已三十年讀書數  
千卷尚不能揣摩捭闔取權豪意旨況復終年怏怏折腰  
於掾吏之下哉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  
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聖斷唐虞以下  
刪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託微詞以示褒貶全身  
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有漢之興舊  
章頓革馬遷唱其始班固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  
文復而雜其體漫而踈事同舉措言殊卷秩首末不足以

五十四

文苑六百七十八

八

寧

振網維支條適足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  
文廢矣後進因循學猶不及竟增泛博彌敷簡要其迷一作迷  
固夕非可一二言也僕不揆顧嘗有志焉思欲依魯史編  
年著歷代通典起于漢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約而刪之  
勒成百卷應正數者舉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  
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  
標一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爲放命昔荀仲豫  
素彥伯二賢亦嘗筆削紀年裁成兩漢晉代則孫安國編  
次南史迄穆帝之終其道鸞一作鑿鑿齒幾原叔庠繼踵于  
宋齊之間矣梁武烈太子以弱冠之年早事刪錄雜諸家  
之說著三十家春秋太清之季金陵版蕩元帝嗣興乘輿  
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荊州及郢都淪喪焚燒略盡史策遺  
逸散在人間同源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一氏則何劉二

典存焉陳紀載於野王齊志創於君樊蔡學士集江陵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略一家亦行於世秦涼趙諸國亦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聞焉爾自漢元卒於大業期運驟遷史籍填委編年之作亦徃徃而聞其間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漢臣僭偽之鋒接魯論之緒附庸班范曾何足去雄銜獨斷抑非諸君子之事也誠智小謀大綆短汲深加之數年可以集事嘗願得秘書省一官登蓬萊閱典籍冀三四年內絕筆之秋使孟浪之談一朝見信寧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名非一途豈必繫心翰墨為將來不朽之事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者乃不朽之末耳然則古之終年著述者亦已知之心有所存正爾不能自己也豈求見重於千載耶校理是司於今絕望刊削之志即事都擯矣聖朝官人宜求稱職使道皆適務時無

棄能何須詮銓一作衡枉分如此僕以三月二十六日拜謝闕庭爾來凡四十餘日正以足下之故未便東行久不能斷夫人與不見於胷中由此致淹泊耳幸足下勿謂僕為後輩一生聞其小者所知但欲輕一召來試觀其談說也僕遇於足下豈徒伯喈王粲之嘉會子產延陵之脗合耶雖數百年外邈爾相望亦不為遼闊也況契心期於俛仰之顧得不重哉僕從來綴文略不苦思唯專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他人一作手筆冀流傳於人世所以援毫襍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末千餘言經半旬乃就加之筆札斯亦勤矣誠知殊翦截之清詞長謬悠之曷說然苟非足下安能有此一作課之善士之託於知己恨鬱悒而無所申非必求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問於風期者道

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媒故此書之禮過於  
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務足下之趨  
風者多豈唯一蕭茂挺小人之受侮亦衆豈獨一韋夫子  
乎足下必不以爲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頓風流之  
雅躅乘躡履之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答誠貺既  
奔足下不暇豈敢差池若文不足徵道求相借請見還此  
本謹俟燒焚無爲輕置蓋甌使識者一窺齊楚交失非古  
之君子退人有禮之道也雜詩五首謹以奉投聊用代情  
不近文律耳謹再拜

荅蕭十書

韋述

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罔知厭倦述聞登太  
山者觀藂薄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懵其淺深  
蓋廣大則昧然難爲究足下貫穿群言靡不該覽聞一

三五九

以知十切問而近思詞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  
乎足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譏所企子所啓一作  
發微言孰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  
約之道以俟會面韋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八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贈答下

上權侍郎書一首

答獨孤秀才書一首

請符載書一首

謝李巽常侍書一首

李巽再請書一首

又答李巽書一首

李巽又請書一首

又答李巽書一首

寄南海工尚書書一首

答澤路王尚書書一首

寄贈于尚書書一首

與崔羣書一首

文章上

與李那書一首

李那答書一首

答李顥之書一首

上隋高祖華文華書一首

上權侍郎書

獨孤郁載權德輿集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

以世舊遂獲謁

文粹有見字

叙故人

文粹權集並無人字

大賢之遇郁也

亦不以常交言之際

此文粹無此字

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二年

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

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

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

一作矣

珠璣混

權集作雜一本

於礫石之中

童子弄之亦以

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一作矣 鑊鄒

卧於鉛鈍之下

文粹作中

良工

觀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

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權集作矣 毛嬙後於宿瘤而行

有目者觀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

多遠也

權集作矣

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果無

文粹權集並作華果

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遇者文粹作逃乎 良工巧冶有識

文粹有者字

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

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直文粹已為擁腫礫石

鉛鈍宿瘤矣何止與其文粹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

不喜也或諭之曰今文粹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

晦過文粹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直有崒天之材而隱植

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禱如招切之

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背迫而

索之固亦不能知子文粹矣子集何不移植露光披

鋒示貌使識者覩文粹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

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不姝也且遍過

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

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

驚者是子文粹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

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

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盈消息其言權集稍有

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學

何二字權集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

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

甚文粹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積文粹嗟無不至也其間善

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知其必

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

致使文粹無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

公歟其無心文粹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

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權集是使諸子竊竊然自

以無聞為不辱一作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

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

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

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文粹之有善而未具者決之

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

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

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

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飾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

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集作安盡聞夫七十子

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

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

達者亦如是若文粹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

不幾乎息乎文粹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

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眾賢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

孔子於大賢也何如自意欲至何如二十五字文粹作意

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宣郁再拜

五八十一 文六百七十九 三 仁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

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

以家文粹聲自振若建瓴文粹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斷

文粹至而至者況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

鑿石鉛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

亦已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

或公而不能甚力文粹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

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

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

愛者則寡矣又豈文粹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

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



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請符載書

李巽

數月不面延企為勞夏首漸熱惟動履安勝巽弊屑推遣  
昨者不揆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禮  
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巽不任忻愜足下  
義高德茂文操一作藻特秀棲遲衡茅之下籍甚寰海之內  
信儒者之徽猷聖朝之公器而玄纁束帛偶未至者蓋注一作注  
阜則適符君甚遠巽謬臨此地間接清風激揚多矣  
向非章疏上達則麟足無由絆然奉常之拜亦吾子他日  
九層之資也但以俯俸吾軍為執事者之累幸當猥降允  
副夙誠冀即傾展差浣勤矣謹差押衙任進朝奉受官人  
馬馳狀進一作奉迎

謝李巽常侍書

符載

吾甚

文六百七十九

一四

仁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緘之後  
伏知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章上聞蒙授太常寺奉禮  
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潤林泉諸侯盛  
禮曲霑固陋斯惟腆薄何緣如是五內慙愧彷徨失從某  
弱年不自揆妄植強操祖尚名節嘗以為靜既砥礪以修  
道動即功德以被世故棲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丘壑  
而心非長往且山木之挺者憂良匠之不來室女之容者  
憂士夫之不娶某雖孱愚材貌俱微實求知音為之投誠  
一昨候謁盛府禮數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小生之闊略  
顧問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經時榮命果來變枯槁為美粹  
易荷衣一作蕙為簪組起締構於平地生翼羽於雛鷺鴻漸  
之兆始於茲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誠宜掩山  
扉別巖松扶策病僮祗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嘗於甘子

堂中輒以私志上廣

一作塵

視聽嘗恐道有所未立學有所

未周遭值引遇速貽敗累實欲姑務歛退以備見聞況江

西為藩鎮之雄常侍負伊咎之資署置賓佐四方傾耳或

主客懸絕祇取笑焉故嚮風歛手不敢上道又某童孺酷

嗜山水建中初與友生數人自岷蜀結心匡廬始至甚病

困無以贍給偶獲一地蓬陋翳蒼苟取便易未皇變合

含憤不快如病毒螫近者江州李使君以俸錢四萬為某

買山號三澗峯在二林之右孤巖絕壑匡廬之左壞褐破

袍一作飢沛然蒲篲方將面雲峯構草堂詠歌堯舜綢繆

松栢一作桂報償昔年之志而去是有始而無卒有曾而無

心必當為谿猿谷鳥側目相視豈止於林慙澗耻而已哉

伏惟閣下道極上才之美布中和之化昭昭德禮攬接

士庶凡在草木尚獲暢達區區鄙素冀見察納其幼小淪

多甲

文六百七十九

五

仁

賤胄緒逶迤糟心服道年甫強仕比為海內之諸侯屬意

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今常侍不問賢否事出沉斷

恩寵忽至門戶有光銜涕感激不知所措則自茲日至于

沒地出於閣下門闌矣菲薄之質已為閣下從事矣夫如

是維千里之外猶趨奉左右也伏計王公大人雅量如淵

當見其遐遠樹名異日豈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恃

此敢存俯仰既乞守蓬葦未獲奔走其官告人馬輦謹並

使還府久處荒野詞意踈蕪干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

甚幸甚

再請書

李巽

使至奉覽來疏何乃華其詞潔其志未酬所獻一至於此

區區之意竊有所未然足下之所然也夫洪鍾遇扣大小

必應良劔赴割泥玉一切知己許與有類於斯細詳足下

之旨徒仰矯榮命俯稽誠禮其所難者但慮側猿鳥之目  
咽澗泉之溜何嘗以阻鄙夫之誠為念辱衆君子之望為  
意乎且足下之守儒行也亦嘗聞尼父以司寇為汙已俾  
升堂者細百里而不宰乎然丈夫立身之本正在執德義  
樹功業而已今足下德義已著而功業未樹其在忽歲月  
而貧踈曠時至而不行也以足下才德之美僕素高山仰  
之豈不能薦足下於朝立可觀之地矯翼霄漢躍鱗清流  
以成雅志哉意之所趣輒有所在方今聖主聰明春秋鼎  
盛百王術內六合掌中而近郊跋扈尚或乖化夫主憂臣  
辱抑所忿憤故僕私心期足下於遠圖大計耳謹當虛心  
假寐灑掃庭館奉候而已且今之惠然猶往之見辱無屑  
意也屬簡書有畏不果躬詣所居幸垂見悉

答書

符載

五十五

文六百七十九

一六

鄭仁

今月二十一日謹遣家人楚山專奉狀伏計已達任押衙  
至猥賜書示并官告衣服等戴荷之至無任下情孟夏漸  
熱云云即日某侍奉外蒙恩常侍開長者之懷以國士見  
遇拔自蓬蓽署職拜官手疏纏綿出於濬發古人云屈於  
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常侍知我實獲死所捧讀之次涕  
激肝心假如時命不偶溘死朝露平生志氣已無所恨若  
齒髮猶壯前途未失即立<sub>二字疑</sub>之忿庶幾賢達故前啓求息  
山林更自磨礪報答之分正在此矣伏惟曲賜鑒察免貽  
聽瑩幸甚幸甚其官告衣服鞍馬等欲留告身為與職名  
相聯欲留白衣又與公服同對捨一取一竊未合度謹令  
並却附上伏惟委曲鑒照下情懇望

第三書

李巽

再馳狀皆損還答承抗跡未降虛懷猶鬱足下有器業可

以資時松筠之質有異蒲柳然白駒驟過良時易晚昔夫子從政亦不待韋編三絕况僕虛薄忝承朝寄懼於覆壓寤寐良賢實冀推明道德裨助薄劣故延仰之誠有加常旨敢更誠請所望虛副幸甚諸已再具故不煩去謹差散將葉公著敬候并官告衣服僕馬等延首北睇以得為榮惟垂昭省不宣李巽重簡

答書

符載

專使孟温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喻激切倍劇前書之賜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閣下以泰山之高就蟻垤之卑損折威重一至於此是何節士義夫之不投心服體是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謙降禮是何澆風弊俗之不易邪蹈正是何姦臣賊子之不悛暴畏義君子動氣小人拚手熙熙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不肖猶夫人也常侍之引遇也

吾世

文六百七十九

一七

如是況今有賢於載者乎是知劇辛趙往鄒衍齊來抑有以也夫丈夫處世誠宜種道德樹勲績頽年急節慨如不及然才短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審已者危三尺童子明詳斯旨伏覽書示閣下又許與過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為重器以散木為良材反覆思量益用慙惕是以前後勤懇少求退息欲磨鈍使利拂昏冀明蹄涔之內灌瀉滄滴料新營山居松桂未盈尺圩塹未快乾即閣下已在鳳池矣此不揆懦劣敢希提携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飽蒲耳某昧於機要識且迂踈敢恃深知累竭肺腑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誠也敢不權愉以受賜或固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也敢不恭敬以俟命此進退之分繫於主不繫於客也意有虔切不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寄南海王尚書書

前人

尚書以雄材盛業作鎮南服紆精誠之趣國答天子之寄百  
越又清幕士粲然其善甚善公昔典九江載在匡廬袂以  
淳仁扇以清風中林逋客安樂無橫至於敞南軒之勝開  
北樓之讌纏綿罇罍發詠者可勝言哉爾後榮遷亞  
尹承江陵之歡好超拜容府展襄陽之慶荷違奉尊嚴不  
十數年伏以英姿奮登雲霄光華富貴烜赫當世某今藏  
道山丘作老書生江湖重阻禮數間絕尚書或眇不寘慮  
即小子旦暮敢不馳心于旌戟耶一昨徑理扁舟遠離潯  
陽不畏道路時伸賀禮屬船隘熱劇飲食江水度廬陵百  
餘里防護無術疴疾動作藥物荒乏隣於委踣以今月十  
八日達南康使醫工診視了未蠲愈自揣氣力不任支持  
遂祈戎使君致健步持短書并備舊文緘結敬獻閣下運

五卅八

文苑六百七十九

八

子

動不偶嬰此疾瘵志意莫申端緒未展然不獲覩節旄之  
重挹政化之光仰首嚮風愁惋盈膺伏計宣達聰明悉善  
下賢幸甚幸甚三月中馮翊嚴暮至山居道揚秀才衡携  
挈口累歸心大府此人氣性岐嶷有縱橫之才未一作遭  
知已久見堙壓加以躋一作駁聲音不振如鴛鴦鍛翻瞻  
雲與歎况曩昔承歡厚薄齊同一旦流離棲身失圖北遊  
不可立家無路伏惟尚書大厦弘敞能不以蓋覆為意乎  
伏枕陳露兢惶展轉不宣某再拜

答澤潞王尚書書

前人

某有舊故為南康郡太守今年夏五月往遊其門至冬十  
月歸山下遂於江州盧史君處伏奉書問并覩押衙盧從  
史所留示委曲重詞異禮一何特達捧讀慙恐若無憑依  
伏惟尚書忠厚淳粹發於大造靈姿傑立長材卓然以社

稷爲生死以勲庸爲倚任義感生於慷慨問望歸於德禮  
屬思宏邁遠蹤前人由是天子以山東之利兵廣土授之  
使長於諸侯蓋有以也夫胡王公之美者莫如賢贊策畫  
之利者莫如才延納優劣不啻十一作百如某者一蓬華  
士也癡緩樸訥無可采擇性嗜閑退不求聲利頃在山林  
中飲泉斲藥保養性命時運不適即覽閱六籍或持竿釣  
魚以此竟歲人世機事視之懵然不悟高明橫加鄙夫手  
疏襟素不師文字是所謂嘗蘇草一作蒿蘇而掇蘭蕙斲礫石  
而揀瓌璧欲自隗始爲天下士君子之先伏知異日截犬戎  
一宇宙拯民戴主在此志也念茲菲薄無用裨補況且多  
病形憊氣衰不任策使實貽敗累未獲趨拜謝恩鈴閣又  
南歸日晚酬答稽踈瞻望旌麾惶灼無次古人有感一言  
重一顧期於殞越請報國士即小子平生之旨豈無是耶

五五五

文六百七十九

九

于

伏惟開懷察納不記疵愆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寄贈于尚書書

前人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扑  
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蓋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  
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觀製  
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  
躡駕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臟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  
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沉謀偉略洞入  
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威巍巍赫聲振恒寰海斯可  
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姦臣賊子無萌  
芽於禍亂者我尚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其一凡  
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纒過於  
常談泯泯人世隣乎強仕斯亦一畏也然徒欲有愚妄

之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為千古榮勤勤懇懇正為此耳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况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一作追賞風景一作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疑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肺腸今故特差祗承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閣伏惟鑒察愚朴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俟異日此無多談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

五十五

文六百七十九

十

子

樂天知命者固前脩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遠近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淨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去去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集無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宜集作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三字集凡諸一作

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集作伏考之言

集作百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

日新者唯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

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

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群拔萃

無謂僕從何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

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曾中

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

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

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

賢愚無不說其善服集作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

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

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

五八十六

文六百七十九

十一

于

稻也梁也集作膾也集作膾也集作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迺解解

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

事以集作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

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

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

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

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

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

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

君無怠崔君無怠杭蜀集本並作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

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集作水上當亦終得之近

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

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



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  
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  
兒女滿眼前六字集作兒女滿前不能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  
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山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  
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唯此之望愈再拜

文章上

與李那書

徐陵

籍其清徽常懷虛春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

遠於期日青要一作萋詩四月秀萋漢書禮樂志豐草萋皆草也淮南子青女降霜疑用此事戒節白露

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廟獻納便繁一作蕃留使催

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

繒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卧病漳水之濱迫以崦嵫難為破

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覲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五十七  
文苑六百七十九  
十一

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祈名作獲殷公所借陪

駕終南入重陽閣一作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

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

澤掩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

簿盡一作備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

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

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

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

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誠疑作城六道知歸皆踰大一作火

宅宜陽名縣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綃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

恨賒遠二字一作耨擅特高峯開上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

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一作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

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

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阻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鴈可嗤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文繫徐陵頓首

答書

李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矜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辯訓文約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繡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西河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

五十一

五十七十九

十三

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頰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謂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翬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鷲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申李那頓首

答李顥之書

徐陵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一作本所嗟貴子相虛座寧不敬期

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弊衣裾披訴清顏  
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孺子  
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眷孤子皆緣素乏叨造  
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息綿綿  
待盡鍾漏安可以樹揚名士遊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為善  
謔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款  
昔有張裴一作華隣國之交非無嬰扎儻哀駘可悅甕盎非  
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頃陳陽之疾歲月增深羊祜之痾  
秋冬彌劇且年光適盡觸面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  
子徐陵頓首白

上隋高祖華文華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  
放之心導一作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北史作人之本

五五三

文六百七十九

十四

于

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  
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  
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一作落魏  
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一作  
從上有同影響爭一作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  
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  
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一作擢士祿利  
之路既開愛尚之情逾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一作未窺  
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  
關心何曾一作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業一作績  
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  
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指本逐末流遍天華一作

壤遞相師祖久而逾一作愈一作扇及皇一作大一作隋受命聖道聿興

屏黜輕浮此史作過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搢紳此史作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

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

治此史作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此史作道莫不鑽仰墳素

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

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里一作歸仁

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

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

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

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

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一作皆隋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章中

報三原李少府書一首

答負半千書一首

與常侍御書一首

贈李舍人使君書一首

贈包中丞書一首

答揚湖南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一首

代辛將軍與普閏劉尚書書一首

與劉評事伯芻書一首

寄李翱書一首

答崔立之書一首

答皇甫湜書一首

報三原李少府書

崔融

僕去夏端征徂秋戾止於舍弟圓處辱吾子贈書撤函敷紙恬神靜諷龍文陽發居然異氣射人鳳律雄鳴自有奇音震物是何詞裁清雅興旨奧深一作玄奧黃縑白鍛吐其文玉

四八十九

篆銀鈎艷其彩超超美論上陵於八十五篇婉婉成章不

疑作下

該於五十六字心靈密會許予以煙霄鸞鳳之交景氣

潜通博我以風雨魚龍之感雖曰不敏竊所庶幾下走材不逮於中人名謬參於下士頗亦希達者之陳跡慕君子之遺風何不勤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見一才庶塞裳千里聞一德期負笈七州而心跡相妨竟未之致也且僕之於君早欽風素子未知僕載勞翰墨同聲相應可謂知言庸詎知哉是何言也善乎東方生有言曰士大夫相知何必垂髮齊年拊手塵遊僕每覽此嘉其旨氣重其達識斯可謂之知言矣足下博聞強學豐才贍思以為魏蜀名遊吳鄭奇節不獨於古可生於今若高明之禮樂大器足并吞於八九若下走之瓶甯小才豈與言於萬一然材器雖不足揆風尚或可思齊區區之誠有望於此耳夫黃金之

爲寶也重矣而衆或鑠之白玉之爲璞也真矣而衆或非之木秀於林堆出於岸者卒爲風波所擊材出於衆行高於人者必爲時俗所議以孔宣之德也而招毀於武叔以周公之德也而見疑於管叔此古而有之子何爲恠者若吾子之蘭薰雪白冰清玉潤變通今古一作思識貫終始而不免於讒口者斯亦可以痛心哉然則霜雪增加然後知松柏之勁陰陽薄蝕然後知日月之明涅而不緇磨而不磷者此非其効歟嗟乎王事不遑行役無定及君降止伊余載馳庶將自過黃叔度不意來尋陳仲舉參差不展蹶踏爲勞而吾子泛交直造余室弱季愚者因此得聞夕飽儒珍朝充道味南指有資於先覺北面頓顙於初蒙成人之美君子之務也遂令齊聲五對嗣美一枝名登甲乙之科身預賢良之末此非師資之効歟僕志尚幽閑體業疎

放自拘文墨屢學栖遲院草侵階而不難惜其十步有芳也庭樹當軒而不徙重其一枝可巢也素琴委篋絃上之聲勿取也道書盈架物外之情足徵也此僕之不能忘懷聊復爾耳而子矜余以傲吏誇我以高人多見其玩人喪德者也僕少乏文章長微學藝緣情體物誠所不工彫朽礪鉛有時牽拙直將歌其勞事豈欲冒彼知音而吾子廣肆褒揚深加提飾上揆飛龍之奏旁援儀鳳之音語人必於其倫在僕何可階一作至此足下德擅宗師名推雄伯文高積玉昇學日以照天光韻警鏘金激思風而吹地籟至若山柱河宮之作珠胎鼎氣之篇並登作者之心每諷詞人之口竊霑餘論久已懷音重勞賜簡殊深荷戴謹當藏之於篋書之於紳奉以周旋期諸永久僕自恭承綵札握玩瓊章筆硯俱焚神氣都盡所以遲迴曠日俛仰窮年者

抑由於此矣亦將性不好書往賢之通論言非盡意前哲之美談苟意得而言忘冀神交而道合耳而競疑作竟不能以已者恐爽無言不訕之美義一作幸云耳一作相知心期要以會面景山足下勿我棄遺敬慎德音邀君歲暮耳當今六月頗暑三時隆赫敬想出忠入孝自公及私養親以祿効官以智邕邕然致足樂也僕拙於札翰行復推遣未卜清言良深太息不具崔某白

答負半千書

駱賓王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及書把玩無厭暫如有叙上言離恨下最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則死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翫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儻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為魚也潜碧海泳滄流沉鯁於渤澥集作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集作鴈自以為可得而襲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鬣集作鱗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槍榆在藻集作寧肯肯借翰於槍

五十四

文苑六

三

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鯁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集作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集作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默為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之物悟榮貴集作華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集作墜亦何患乎無成而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

利譽集作於衆多之口斯所以揚朱徘徊於岐路阮籍怵惕於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負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集作勞矣畏客藏谷靜躁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與常侍御書

于邵

近辱書問兼示新書清心滌靈迴視易聽靜以究微婉有義可激悅以觀殊姿外容奚施徒見風雲相馳金玉交映曾不旋踵澤人之思一至于此甚大惠也真翰林之所可法豈不才而獨寶耶尋皇康子初云未見繕寫將送適遇有來遍示幕中無不嘉歎緣家累詣府求醫重陽之前當復北縣旬日之後便赴上都良覲無因此惟難叙珍重珍重人使不斷絕也轉憑司錄馳白不一于邵頓首

五丁共

文六百八

四

宣

贈李舍人使君書

釋晝即皎然

自湖上一辭十有餘載公貴爲方伯晝跡在空林出處殊踈音塵不接蓋理然也晝從辭後自謂年多志固名踈道親唯慕空門若有所詣然未曾遇一知己嘗戲爲一章自詠曰樂音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誰言老更狂昔謝太傅每賞支公善標宗要若九方堙之相馬略其玄黃而取其駿一作俊逸晝今日於公即道林逢太傅之秋也又晝於文章理心之外或有作意在適情性樂雲泉亦何能方健羨於其間哉頃自目疾相嬰濛濛如隔煙霧兼患脚氣行李不迨昨承至止病士不獲躬詣門闌披叙離闊形礙神往有所恨也謹馳狀兼簡雜文晝性野思拙機淺忽若偶中風律於期匠者賞鑒不遺幸甚幸甚釋晝白

贈包中丞書

前人



改年伏惟永感罔極書之理心本在忘情及經節序惘然  
悲愴去歲馬某一作往已奉狀計上達孟春猶寒伏惟中丞  
尊體萬福即此書蒙免一昨見秋晚離披菊一章使書却  
顧鄙拙盡欲焚燒凝思三復彌得精旨中丞寄重任大堆按  
日盈而言詩至此豈非疑心悉到耶令海內詩人以中丞  
爲龍門賢與不肖雷同願登仰測中丞之爲心固進善而  
拒不工也晝無西施之容不合輒議西施之美然心之服  
矣其敢蔽諸今之馳疏實有所薦有會稽沙門靈澈年三  
十有六知其有文十餘年而未識之此則聞於故祕書郎  
嚴維隨州劉使君長卿前殿中皇甫侍御曾常所稱耳及  
上人自浙右來湖上見存并示製作觀其風裁味其情致  
不下古手不傍古人則向之嚴劉皇甫所許疇今所覲則  
三君之言猶未盡上人之美矣讀其道邊古墳詩有松樹  
有死枝塚上唯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答范祕書  
作則有綠竹歲寒在故人衰老多雲門雪夜作則有天寒  
猛虎叫巖雪松下無人空有月千年像教人不聞燒香獨  
爲鬼神說石帆山作則有月色靜中見泉聲深處聞題李  
尊師堂則有古觀茅山下諸峯欲曙時真人是皇子玉堂  
生紫芝題曹溪能大師蔣山居則有禪門至六祖衣鉢無  
人得登天姥岑望天台山作則有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寒  
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傷古墓作則有古墓碑表折  
荒壠松柏稀福建還登梨嶺望越中作則有秋深知氣正  
家近覺山寒九日作則有山僧不記重陽日因見茱萸憶  
去年宿延平津懷古作則有今非古獄下莫向斗間看又  
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  
唯有湖水無路行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書見欲棄

筆硯伏惟中丞高鑒弘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賢勤王輒以非急干諸視聽亦昭愚老不達時也然上人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定惠無斲安遠嘗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為繼流可歸至於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高興也書疾弊未期奉展伏深瞻望近應府三五首謹憑靈澈上人呈上年暮思蹇多慮迷錯所希宗匠一為指瑕幸甚幸甚書白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竒采正聲鏗鏘照耀文粹作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忻懽駭悚詠嘆無數其盛其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

五丁六

文苑六

六

宣

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愚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一無此字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方為所觀笑此所以慙媿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文粹作精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媿於心者文粹作手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覲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

夜光冠於魚目永為子孫祕藏非敢効太冲三都而求玄  
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溢集本文粹作逸言追思內訟

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常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

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叙述周

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

於肺肝沒齒無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

止於命官今序中所言需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掄

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虛美所冀盡去過談

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祕書求為後

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遠

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

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況

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

五十七

文行百八十一

七

宜

而滅裂公是二字一作之是所望也載之再拜 六月二十五日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 呂溫

奉別紙示諭眷待殊異規略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暢經通

之雅旨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

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二復甚善甚善伏以尚書才膺間出

識蘊生知地承勲德行在詩禮自家達國移孝為忠受任

先朝克荷崇構控喉襟之地成節制之師動必勤王志皆

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感於旁隣布在人謠溢于時論

鳴鶴有和鼓鍾必聞聖上神武聰明惟新覆燾勵精戎事

注意藩隅方仄陋以旁求況勲賢之自著何患乎誠不上

達道不大光宣太阿之利用窮彝鼎之盛烈者乎某以寡

薄謬膺寄集作重任成賦之重撫事知慙徒欲盡愚衷悉集作陳

鄙見策朽磨鈍庶効涓埃竭誠捐軀少酬恩遇知我者寡

同志實難頃在江西過厚厚意常懷慕仰頗歷歲時昨者以私鹽干禁漸耗公利汴州滯運屢稽軍期忝當職司每積憂負輒率誠懇粗申條例網羅盜販集作節宣通渠實託衆賢敢專獨見果蒙弘至公之量推急病之心率先侯伯首贊王度許以別設方略大爲隄防究絕姦源通利國漕神之聽之言可復於天地有始有卒事必立於邦家佇觀莫大之功以成不朽之美諸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一時誠無與讓某奉職之分受賜弘多拳拳寸誠夙夜欣企幸甚幸甚徐僚宜並在使者口述伏惟昭悉

代辛將軍與普閏劉尚書書

前人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承藉門緒早蒙驅策盡瘁軍府備嘗險艱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構未克國恩未酬而謬典禁司職唯侍衛良時自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

憂髮先白加以稟性寡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鳴靡託豈料尚書推弘深之量啓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昨者四牡來觀萬乘虛襟旁求將帥之臣佇清至公之鑒然則蕭何之稱必在韓信孝文有問宜薦雲中而丹墀對敷首及庸瑣敷陳本末獎飾逾涯達其忠義之誠許其遠大之致雖躬論志業自瀝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遂使鬱堙之志允達於宸聰樗朽之材式孚於帝念言發九天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齊載深知我之感王貢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爲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纏骨髓每一念至不覺涕流殞首糜軀豈能報德唯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奉以周旋居之造次貞集作松得地方見於歲寒皦日在天願明集作其心誓言死生集作幸甚幸甚屬有負薪之疾未

申拜賜之禮瞻荷之至感懼兼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即冀趨謁伏惟照察云云

**此一篇英華舊本合而為一故其首尾不全今用集本足之但真之文章門亦所未喻**

與劉評事伯芻書

符載

聆夫子之善聲滿盈矣世且多故無緣會覲開襟嚮風勞止如何余友蘭陵蕭易簡篋中獲足下所製窮達一作述高韻孤峙詞趣淵密探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因知殷紂之黃屋不為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為窮也使百世君子知道益明守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斯立言之由也顧惟短才謬嘗為文伸紙始竟百骸清快欽挹既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往聊寫梗槩不盡慨詠之萬一耳

五卅

文友卷百八十

九

江全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二十集本文粹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集作揚教集作勸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立器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好集本文粹作至於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集有當字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悵集作悵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英華作揚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叅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帝力其道集作澤文粹無此字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

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

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文粹無是作周孔之文文粹有也字荀孟之文

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

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

雲之文諷諫之文也別文粹有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

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集有在自司馬遷之文財成

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

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集作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

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

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

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

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

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

者有所裁準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

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於止

乎集本文粹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製集本文粹作大旨常以

時世之文多偶對意集作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

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集本文粹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

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

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

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集作然後騁其材力哉昔

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耻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

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

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

不在其礫裂章句隳廢集作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

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文粹作

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無集本文粹作其惑唯僕  
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  
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意之集本文粹作其人信美材  
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  
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  
大為防焉耳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疑洄動息何如  
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內集本文粹作畫固多適耳昨弟來集有字字  
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服集本文粹作高今孤榮若此遊  
官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實力田園苟集作  
過英華誤作遇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當策蹇謁賢  
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珎重珎重力書無論  
集本文粹作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答崔立之書

韓愈

五十七

文苑六百八十

十一

全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  
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  
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  
道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君集作吾子不敢望一作問於他人者  
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固一作欲發余平不然何子之不  
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  
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  
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  
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  
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視僕以為  
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  
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

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也私恠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蜀本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蜀本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文粹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集作是選僕必知其懷蜀本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蜀本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蜀本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一作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蜀本裘葛養孤窮也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良工集作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則集兩足而不為痛集作且無使勅者再則集作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此而後振集作者尤非集作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蜀本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所集作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棄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集有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蜀本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別集作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眾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行能寡薄文粹作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集有益字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生文粹作復集作坐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聖賢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耻灰泯而燼滅又無聖

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集作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彩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一作帝為優自惠景以集作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茲得於集作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

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  
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  
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  
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爲是  
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  
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  
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  
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  
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敷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  
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  
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乎又曰余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余之不遇魯侯  
無怪翺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

登仕郎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